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藝術類

八大山人善書畫 驢漢，即八大山人。山人有仙才，善書畫，題跋多奇致，不甚可解，書法有晉、唐風格。畫之所長者，擅山水、花鳥、竹木，筆情縱恣，不泥成法，而時有逸氣，所謂拙規矩於方圓，鄙精妍於采繪者也。襟懷落落，慷慨嘯歌，世日以狂。既逢知己，日五日，盡其技。山人，江西人，朱姓，名奪，明宗室也。

陳老蓮善書畫

陳洪綬，號老蓮，諸暨人。明崇禎時召入供奉，不拜。明亡，名益高，技亦益進。書法適逸，善畫山水，尤工人物，得李公麟法，衣紋圓勁，設色奇古，論者謂筆意在仇、唐之上。與北平崔青蚓子忠齊名，稱南陳北崔。

傅青主善書畫

傅青主徵君山以書畫著，不輕為人作。嘗有友求畫，傅謂畫雖末藝，然必須筆補造化，我每作畫，先擇其時，非遇良辰不下筆。今重違君意，約以中秋夕為期，如天氣晴爽，風定月明，當準備紙筆。至日，果晴爽，友大喜，知其嗜酒，乃與痛飲，自哺至晷，始罷席。乃命侍者為研濃墨，駢兩几，鋪丈長玉版紙於上，又取鐵界尺鎮紙四角，謂俟月上東向，秉燭為之。少焉，月出，樂甚，命侍者取所研濃墨一巨鉢，置旁几，屏退諸人，獨自命筆。友遠立竊窺，但見舞蹈踴躍，其狀若狂。友徑趨至背後，力抱其腰。傅狂叫，歎曰：「孺子敗吾清興，奈何！」遂擲筆搓紙而輟。友見其滿頭皆墨，汗下如雨，急取水為之浣濯，遣人送歸。

京師打鐘菴落成，僧慕傅名，丐書菴額。以僧無行，不許。僧諗某與傅善，啗以重金，令轉乞。甲不敢遽達，又慮無以報僧，既思得一法，乃沽佳醞招飲，又預作五絕詩一首，以打鐘菴三字嵌詩中，乘微醺，自握筆書此詩，屢書，屢自拉棄之。傅睨之而笑，甲曰：「家有屏，欲書此詩刻其上，顧不善塗鴉。」時傅醉矣，曰：「我為汝代筆如何？」甲喜曰：「幸甚。」遽索紙，縱筆為之。甲請曰：「既賜書，即求署款。」傅笑而許之。甲刊此三字授僧，榜於門。一日，傅偶過菴前，訝額署己款，筆意確是，注視之，沈思良久，忽憶前為甲書屏中有此三字，始悟為甲所賣，遂與絕交。

金少章善書畫

吳縣金俊明，字少章。幼以善書著聲吳中，小楷師《曹娥碑》，行草師《聖教序》，悉有法度，晚益自名一家。里中窶人子手不持一錢，亦日夕踵門乞書，欣然應之，以是三吳碑版旁及僧寺、酒肆，率多其筆。閒喜畫樹石，皆蕭疏有效，墨梅尤工，吳人寶之。

少章既善書，平居繕錄經籍秘本，以及交游文稿，凡數百種，無不裝演成帙，滕鏤惟謹。汪琬嘗訪之，見其老屋數間，塵埃滿案，與客清坐相對，久之自起，焚香淪茗，稍出其書畫與所錄者，娛汪而已。

查伊璜善書畫

海寧查伊璜孝廉多藝，書本顏魯公，畫從黃一峰入手。嘗謂畫家不善畫空，千古缺處。畫是醒時作夢，夢或無理，卻有情，畫不可無理，正妙有情，非多讀書負上慧，能作奇夢者，莫望其涯矣也。

陳遐伯書畫用左腕

陳延，字遐伯，潛山人。技之善者，見即摹倣之，尤精篆刻。折右手，一切書畫皆用左腕。遷鳩茲，與蕭尺木稱畫苑二妙。

王玉英善書畫

王玉英，名端淑，山陰王季重次女也。適錢唐貢士丁肇聖，偕隱於徐文長之青藤書屋。善書畫，長於花草，疏落蒼秀，作詩文亦有高致。順治時，嘗欲援曹大家故事，延入禁中，教諸妃主，玉英力辭，乃止。卒年八□餘。著有《吟紅集》。

文與也賣書畫

文與也，名點，長洲人。素無恒產，暇嘗舍蓮經慧慶寺，賣書畫自給。有富人子具兼金求畫，期以三日走取，恚曰：「僕非畫工，何得以此促迫我！」擲金於地。其人再請，不顧。至常熟，畫家請觀笥中畫，則曰：「若以賣畫者目我邪？何觀為！」倒內箱示之，無尺幅也。

與也畫山水，用筆細秀，多點染，暈潤迷離，蓋以墨勝也。兼善人物，尤善松竹小品，極雅。松身好點苔，故時人戲之曰：「文點松文也，文點也點。」

查二瞻專事書畫

查士標，字二瞻，號梅壑散人，海陽人，明諸生。尋棄舉子業，專事書畫。家故饒裕，多鼎彝及宋、元人真蹟，遂精鑒別。畫初學倪高士，後參以梅華道人、董文敏筆法。用筆不多，惜墨如金，風神瀟灑，氣韻荒寒，逸品也。見王石谷畫，愛之，延至家，乞其潑墨，作雲西、雲林、大癡、仲圭四家筆法，蓋有所資取也。晚年技益超，直窺元人之奧。嘗作師子林冊，宋牧仲得之以為快。

高鳳翰左手作書畫

膠州高鳳翰，自號南阜老人。品高潔，擅書、畫、詩三絕。晚年病右臂，以左手作書畫，奇氣益涌，尤為世所寶貴。武陵趙文恪公慎畛嘗於周研山成邑處見一畫冊，題雍正戊申作，即其手筆也。

程水南善書畫

程水南，名嗣立，歙人，以業鏹於淮，籍安東。善書法，好作畫。或求其書，則以畫應；求畫，則以書應，求書畫詩，則與莊坐講《毛詩》、《莊子》數則。其率意不可拘若是。

鄭板橋書畫要現銀

興化鄭板橋大令燮，嘗鬻書畫以自給，其潤格云：「大幅六兩，中幅四兩，小幅二兩，書條對聯一兩，扇子、斗方五錢。凡送禮物食物，不如白銀為妙。蓋公之所送，未必即弟之所好也。若送現銀，則中心喜悅，書畫皆佳。禮物既屬糾纏，除欠尤恐賴帳，年老神倦，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言也。」又詩云：「畫竹多於賣竹錢，紙高六尺價三千。任渠話舊論交接，只當春風過耳邊。」

瑛夢禪善書畫

夢禪居士瑛寶，相門子也，又為巡撫伊江阿之弟。隱居不仕。其書法極似劉文清公壻，或見其致親家母竹軒夫人手札□九通，甚佳。又善繪事，似倪雲林。尤善指頭畫，識者以比高且園侍郎。

奚鐵生善書畫

奚鐵生布衣岡，善書畫。少年書法，出入歐、趙之間，晚歲專精繪事，書名遂為所掩。乾隆時，琉球商人嘗以餅金購之。

金壽門賣書畫

錢塘布衣金壽門，名農，號冬心。性逋峭，工詩，有《冬心先生集》。中歲為汗漫游，徧走齊、魯、燕、趙、秦、晉、楚、粵，卒無所遇而歸。晚客揚州，賣書畫以自給。其書出入楷隸，本之《天發神讖碑》。畫梅尤工，嘗以□六幅贈青浦王述菴侍郎昶，為仁和陳給事寶所見而賞之，攜去，累月不返。述菴索之，陳笑曰：「我以為是為性命矣，而可還乎？」

何子貞善書畫

道州何子貞太史紹基工書，早年仿北魏，得《玄女碑》，寶之，故以名其室。通籍後，始學魯公，懸腕作藏鋒書，日課五百字，大如碗。橫及篆隸，晚更好摹率更。故其書沈雄而峭拔，行體尤於恣肆中見逸氣，往往一行之中，忽而似壯士鬪力，筋骨湧

現，忽又如衡轡勒馬，意態超然，非精究四體，熟諳八法，無以領其妙也。尤所難者，先後為人書楹帖，以數千計，句無雷同。於臨池時觸興口占，靡不新雋工切，語妙天下。且其構句，或寄宦跡，或言名勝，或按合時序，或對晤琴書，讀之可見其作書時身心之所在，及身世之所當。故不徒其書有中晚之別，即聯語亦有壯老之分，此不為藝林諸前輩所罕見者耶？自蜀歸，再返道州，雖農野婦孺，亦踵門求書，僻邑無良紙，悉書之，不拒也。某常困於酒，為書聯語，則云：「愛書不厭如平壑，戒酒新嚴似築堤。」勗其業，亦止其飲也。邑有老監生某，為同學友，晚而失明，來索書，則云：「老來尚讀華林略，闇裏能摹有道碑。」蓋以祖珽嘲其目，以中郎喻其勤也。

子貞至永州，訪楊翰，距城數里，忽飢疲，因憩食村店。食已，主人索值，時資裝已先入城，乏腰纏，無以應，請作書為償，主人勿許，竟典衣而後行。楊聞之，笑曰：「何先生法書，亦有時不博一飽耶？」楊字息柯，書法酷似子貞，不觀其署名，輒疑為子貞也。

子貞平生輕武夫，雖鉅金求之，不與。相傳郭子美軍門松林再奉千金為壽，並脅以刃，子貞不得已，乃書一聯與之云：「古今雙子美，前後兩汾陽。」則譽過其實矣。

晚年以省墓回里，里人有問以字學極於右軍，奚為棄晉法而重唐帖？子貞曰：「晉世已遙，右軍神品，真跡難覓，存者模糊，於斑剝殘石中求右軍神妙，是何可得。顏書雖天分遜右軍一籌，而真力彌滿，渾然天全，去今尚近，完好宜摹。且魯公為人剛勁不阿，觀其書如睹其人，吾愛其書格之高，實儀其立身之峻。右軍人品非不高，然不善學之，必遺其神而得其粗，是為妍皮裹癡骨，趙、董諸人皆是。觀一時人士書法，足見其風尚之柔靡，豈得謂六藝之末不關挽回風會耶？」其論書陳義之高，足以起衰矜俗有如此。

子貞亦善畫，法憚南田。嘗作畫一幅，無遠山，約略江樹，中湧大小二洲，一野老偃偻田間。但不常作，興至偶為之，題以贈人則可，非如書之求無不應也。

戴文節善書畫

錢塘戴文節公熙夙工書畫，道光辛丑，為鄉人沈文忠公兆霖畫雙桂，題南宋詞曰：「占斷花中聲譽，香和韻，兩奇絕。」蓋文忠方應舉，寫此作利市也。是歲榜發，文忠名在第二，同人以為畫識，文節賀詩遂有「桂林聲譽原無比，梅寫蟾宮第二枝」之句。後□年，文忠已疊乘使節，文節為人畫月桂圖，述及前事，謂畫不足傳，藉人以傳。比同治初元，文忠奉命勦撫叛回，值秦中山水暴漲，沒於王事，而前三年庚申，文節已殉難杭州矣。

吳讓之善書畫

吳讓之多藝，刻印第一，次畫花卉，次畫山水，次篆書，次分書，次行楷。畫多贗本，佳者幾於亂真，且世亦鮮知其善畫者。偶見所繪墨筆荷花，澹雅得宋人意，乃真跡也。蓋惟書卷清氣，不可偽為，毫釐千里，識者亦不易。讓之，名熙載，儀徵人。

侯青甫善書畫

江寧侯雲松，字青甫，善書畫。求者麇集，戶限為穿，乃作《金縷曲》詞二闕以勝其門，其一曰：「對客頻搗手，願諸君收回綢素，那容分割。書畫詞章三絕技，此語最難消受。況八□龍鍾衰朽，終日塗鴉塗不了，慣直從辰巳交申酉。問所得，幾曾有？尤多親友之親友，貼簽條某翁某老，不知誰某。積壓縱橫旋散失，尋覓幾番搔首。媿爽約又將誰咎？要不食言原有術，或先將潤筆從豐厚。問破鈔，可能否？」其二曰：「潤筆由來久，古之人一絲一縷，不嫌情厚。翰墨生涯論價值，不出板橋窠臼，於廉惠何傷之有！風雅錢仍風雅用，向荒園老屋添花柳。五簋約，讎良友，漫嗤自享千金帚。算老來祇餘拙筆，尚誇人口。便類硃硃同瓦礫，索報卻須瓊玖。書數目榜之門右，博得道塗聞者笑，謂是翁罔顧言之醜。掩兩耳，掉頭走。」

孝欽后善書畫

孝欽后喜作擘窠大字，亦臨摹法帖，作小楷。尤喜繪古松，筆頗蒼老，每畫一幅，輒為近侍乞取。李文忠公鴻章七旬賜壽，所賜畫松，亦親筆也，是為生平最得意者。

孝欽每作書畫賜群臣，一落筆，輒曰壞了壞了，眾太監必交口稱頌，后喜，始成篇幅，否則手碎之矣。綺華館所織綢緞花樣，皆如意館擬稿進呈，后有時手改之，然後發交工匠。

孝欽作書畫，中嵌玉璽。德宗則印以小圖章。入值諸臣，凡蒙賜件，率以此為辨別。

孝欽喜作大字，用丈餘庫臘箋，書龍虎松鶴等字，歲多至數百幅。宮中及西苑頤和園，均喜以大圓寶鏡四字為扁額。

吳清卿善書畫

吳縣吳清卿中丞大澂，工篆籀。官翰林，嘗書《五經》、《說文》。平時作札與人，均用古篆。其師潘文勤得之最多，不半年，成四巨冊。一日，謁文勤，坐甫定，即言曰：「老弟以後寫信，還宜稍從潦草。我半年付裱，所費已不貲矣。」越數日，復東之曰：「老弟古文大篆，精妙無比，俛首下拜，必傳必傳，兄不能也。」出而撫湘，有時判事亦書大篆，胥吏不能識，往往奉牘進質，乃手講指畫以告之。又能畫山水，偏真戴文節，其秀潤處，有過之無不及。又能打靶，頗有命中之長。其女公子亦皆擅此。

如冠九善書畫

如山，字冠九，滿洲鑲藍旗人。光緒時，官至直隸按察使。書宗北魏，蒼勁渾厚。善畫，更自矜重，未易得也。

秀水董氏五世善書畫

雍、乾間，秀水董愚堂布衣隱居梅涇，讀書尚志，雅好吟詠，書法宗懷仁《聖教序》，渾厚如其人，愚堂，名鴻。其弟養中布衣名涵，則擅詩、書、畫三絕。養中之子樂閑布衣名榮，工詩，善鐫刻。於書畫尤致力，楷法宗褚、魯公，行草宗文敏、允明，所繪山水、人物、花卉、翎毛、草蟲，無不精妙入古，力追宋、元、明諸大家。性高介而慷慨，有假達官貴人之名以重潤勒繪者，輒卻之，曰：「此烏可以勢力脅我耶！」平生鬻畫之資，多至巨萬，而自奉儉約，半以周給鄉黨。喜箴規世人，嘗寓意於寫生畫中。所著《畫學鉤深》，已行世。樂閑之子為枯匏明經。枯匏，名燿，尤有聲於時。早歲研經術，工書畫，書法由董、趙而上溯唐、宋諸家，清超拔俗。其畫尤長於山水，力追北苑，偶作平遠者，則蕭遠枯澹，神似雲林。枯匏有子，曰味青明經，名念棻，一號小匏。書畫承家學，且能詩，亦稱三絕。晚年鬻書畫以養母，母壽至百歲有五，以所積潤資建坊。其畫得錢曉庭之傳，工花卉、翎毛，嘗摹南田作，得其神韻，尤喜畫梅花，手寫萬本，隨意題詠，流傳江南，人呼之曰：「董梅花」。味青之子詢五，名宗善，亦能畫，精鑒別，藏奔名人書畫甚夥。

徐新華能書畫

杭州徐室女新華，字形芬，印香舍人恩綬次孫女。早慧能文，淵源家學，父珂、母何墨君皆鍾愛之。工楷法，嘗為其從伯花農侍郎及父執況夔笙太守、丁和甫舍人作楹聯屏條，僉以筆意渾健酷類北海贊之。家藏左文襄為其曾大父辛齋理問孝西所書楹聯，心摹手追，亦頗神似。且精繪事，所作山水，不失宋、元人矩矱。夔笙謂其冰雪聰明，流露楮墨之表，於石谷、麓臺勝處，庶幾具體。時宣統辛亥，年□有八也。

世祖作擘窠大字

宏覺禪師，名道恣，善書。世祖嘗問之曰：「老和尚習何帖？」宏覺曰：「道恣初習《黃庭》，不成，繼習《遺教經》及《夫子廟堂碑》，不能專心致志，以至無成，往往落筆而即點畫竄走。」上曰：「朕亦臨此二帖，如何而能及老和尚乎？」宏覺曰：「皇上天縱之聖，自然不學而能，第道恣未及睹龍蛇勢耳。」上曰：「老和尚可有太筆與紙乎？」宏覺曰：「皇上勅道恣所書手卷，尚有紙□餘，惟新製鬚毫，恐不堪用耳。」上乃命侍臣研墨，即席濡毫，作擘窠大敬字。復起立，連書數幅，以一持示宏覺曰：「此幅何如？」宏覺曰：「此幅最佳，乞賜道恣。」上遂謝。宏覺就上手掣得之，曰：「恭謝天恩。」上笑曰：「朕字何足

尚，明思宗之字乃佳耳。」即命侍臣取以來，則思宗所書，約八九幅也。

傅青主論書

傅青主工書，自大小篆隸以下無不精，嘗自論其書曰：「弱冠學晉、唐人楷法，皆不能肖。及得松雪香山墨蹟，愛其圓轉流麗，稍臨之，則遂亂真矣。已而乃媿之，曰：『是如學正人君子者，每覺其觚稜難近，降與匪人遊，不覺其日親者。松雪曷嘗不學右軍，而結果淺俗，至類駒王之無骨，心術壞而手隨之也。』於是復學顏太師。」因語人學書之法，寧拙毋巧，寧醜無媚，寧支離毋輕滑，寧真率毋安排。君子以為青主非止言書也。

陳元孝行草分隸皆有法

陳恭尹，字元孝，號獨漉，順德人，邦彥子，有《獨漉堂集》，自稱羅浮布衣。詩清迥拔俗，得唐人三昧。行草分隸皆有法。始晤王文簡，揖甫罷，即出一端石相示，曰：「吾得此水坑石，甚寶惜，欲以寄公於京師。既聞奉使，當至粵，輒留以俟。」視其側，有銘八字，云：「獨漉所贈，漁洋寶之。」恭尹工漢隸，此其手書也。文簡甚珍之。

陳錫振倉卒書三紙

陳胤虞，字錫振。善書，倂似率更令。嘗詣一僧舍，倉卒為人書三紙，日就晡，侍者咸怠，欲去，一僧執卷躊躇，不敢進，察其意，曰：「公將無欲之乎？可添墨。」

吳漁山摹東坡真筆

吳歷，字漁山，所居有言子墨井，晚號墨井道人。其於書法好東坡，嘗游吳興，謁郡守，未入，信步至僧舍，見東坡《醉翁亭記》真蹟，喜甚，即就其寮，質紙筆，布席展卷，臨摹三四日，太守徧索不得，摹竟，徑去。

吳岩子右手作書

吳岩子為卞楚玉婦，能詩，家於青山。即轉徙江淮，無常居。有《西湖》、《梁溪》、《虎邱》、《廣陵》諸集。工書，晚更好道，疾作，則右手自運動，日夜作字不休，或濡筆書紙，悉成元理，疾止不復記憶，凡二年而愈。

采薇子字甚工

績溪之嶺北有宿於路亭者，拾枯枝，摭野菜，入沙罐煮食之，鶉衣百結，間入書館作字題詩，詩不可解而字甚工，自署曰采薇子。

凌悅庵學書不用紙

凌克闈，字悅庵，杭人。學書不用紙，以退筆蘸水，臨帖於琴磚，日必千字。

吳三桂作擊窠大字

吳三桂不善書而喜臨池。苑中花木清幽，有列翠軒者，屋五間，窗外有隙地數丈，悉種短草，地盡則層巒疊嶂，高凌天際。春秋佳日，三桂輒攜筆墨於軒中，作擊窠大字，侍姬數輩環侍於前，鬢影釵光，與蒼翠之色互相輝映，廁身其中，不復知世間有塵俗境也。

倪來周有七書訣

康熙時，有倪來周者，以書法教人。其訣七有二，將側、勒、弩、趯、策、略、啄、磔分之，每筆別造形像若干而異其名，共得此數也。

周冲元左腕作字

長沙周承翰，字冲元，工八法。以右腕斷，輒用左腕寫之。

李潛夫工八法

李潛夫，名天植，平湖人，明崇禎癸丑貢士。明亡，杜門晦跡者二十七年。潛夫故工八法，人索書，輒應。寧都魏冰叔訪之，見其案頭僅有筆二枝，墨寸餘，皆苦惡不堪用。檢篋中得二枝筆，已磨墨一片，貽之。

宋師祁左手把筆

襄強宋師祁，康熙丁未進士，工諸體書。知獲嘉縣時，忽遭風疾，遂以左手把筆，其工不減於舊。

祝培之書桃源記於牙牌

祝培之，年七，能書《桃源記》於徑寸牙牌，細髮為行，微塵遮字，更留其下以作圖。周燦園侍郎亮工見之，歎曰：「使劉子驥遇此，定應畏其局促，攢眉而去，豈復生問津想。」

姜西溟善行草小楷

姜西溟素以行草擅長於康熙朝，登第後，乃善作小楷，以三指撮管端，懸腕疾揮，分行結體，疏密合度。其紙尾圖記曰「丁丑後書」。

何義門善學錢牧齋書

翁覃谿嘗謂國朝人之善學錢牧齋書者，惟何義門編修焯。義門少受學於邵僧彌，僧彌出自牧齋，其書法精妙，則得之馮定遠父子，徐壇長詩所謂「鄒氏固無師，毛公有所授。君學謹派別，虞山切講究」也。

印氏女僕書神似董字

康熙時，長洲印氏有女僕，美而能詩，書法尤善。初習陳仁仲字，後得董玄宰真蹟，專心學之，得其神似。印氏式微之日，此女僕作董字贗本鬻之，頗得善價，因以為活。世傳香光墨蹟，猶有出此女僕之手者。

四書家薛白楊唐

康熙時，毘陵有四書家，薛璿、白某、楊大鶴、唐某是也。時有「薛白楊唐」之目，可與「蘇黃米蔡」作的對，又可以諧音呼之曰「雪白洋糖」。

張若靄書心經於玉佩

桐城張閣學若靄，文和公廷玉之子也，以書畫供奉內廷。一日，太后出方寸之玉佩，命書《心經》一篇，竟日而就，因賜上方珍玩無算。

彭息庵晨暮作書

彭息庵，名志求，長洲人。大父貽令以善書名吳中。息庵幼時，以磨墨侍大父書，學之，點畫精勁。大父喜，乃授以法。長而嗜書，人有好書，輒借得之。飾小齋獨居，几上一爐香，一瓶水，晨暮作書。然恥不得及時有為，每秋風起，則大驚，撲筆起，徘徊焉，復作書。竟老於家，雍正丙午卒。

鄭板橋字自為一體

興化鄭板橋以書畫名海內，真蹟漸少，當時已有揚州某觀道士，學其體足以亂真，後又有同縣黎氏仿之，皆書也。蘭竹，理氏昌鳳能為之。板橋楹帖，粉牋為多。板橋初學晉帖，雍正辛亥，書杜少陵《丹青引》橫幅，體仿《黃庭》。後乃自為一體，蔣心餘指為晚摹《瘞鶴》兼山谷者。

伏鞍書字

督撫參劾屬吏，輒由摺奏幕友以小楷謄正，人名下空數字，以備督撫親填考語。督撫之年老者，或手顫，或眼花，所填之字，大小懸殊。然康、雍間之充記室者，輒能於馬上作疏，橫皮一板於鞍，伏而書之，馬雖絕塵而馳，而行列疏整，不稍舛誤，蓋絕技也。

王漱田馬上作小楷

無錫王日杏，號漱田。善書法，於魏、晉以降之墨跡石刻悉取而臨摹之，輒畢肖。又嫺習制藝，慨然有用世志。乾隆癸酉，舉於鄉。甲戌，考取內閣中書，充軍機章京。每扈從行圍，遇公事旁午，則坐馬上，盤一膝，膝置紙，信筆作小楷，疾如飛，而工秀獨絕，同輩嗟歎以為莫能及也。

董文恭脂硯書天下太平字

富陽董文恭公誥晚歲，每元日朝賀歸第，坐廳事，於脂硯一粒上莊書「天下太平」四字，豪芒彪炳。

翟草田工大書

涇縣翟草田，名詠參。識趣超邁，生平無他嗜，獨喜臨池，尤工大書。某年，客金陵，李仙李殿撰之孫往訪，乞書家祠聯額，字高五尺餘，聯字亦二尺，揮汗立就，氣如龍虎。李驚拜曰：「某足跡半天下，何意得如此神筆！」宛陵吳叔琦在座，作《大書歌》，「有先生絕技天下無」之句。趙然乙侍御《寄懷》詩則云：「下筆埽千軍，往往兔毫禿。」

孔谷園書似張文敏

曲阜孔谷園孝廉繼涑，為孔子六□九代孫，衍聖公傳鐸第五子也。幼聘婁縣張文敏公照女公子。文敏以書名海內，谷園能得其筆法，時以小司寇目之，求書者紙堆几案若束筍。中年進而學蘇、黃，且學米，晚更學歐、虞、顏。高宗尊師重道，釋奠闕里，谷園八逢盛典。少時嘗選充講書官。乾隆甲辰，禮成，上於中水行宮命倣文敏書以進，奉旨：「好像張照，留覽，發懋勤殿。」

谷園歿後，所存墨蹟子姪分藏之。其疏遠族人無所得，乃輾轉乞得一巨幅，碎裁之，均分其字。

張雪川善草書

湘陰張雪川副貢廷祿，善草書。久客京師，性豪，嗜飲，數以所書易酒，不足，則質以衣。晚年歸。客寧鄉縣署，適有疑獄，代白其冤。冤者酬以金，卻勿受。嘗於醉中作書，顧所親曰：「可將去藏之，二□年後必有知寶貴者。」年六□餘卒。

錢獻之篆名天下

錢竹汀詹事之家學，其兄子坫實為嫡傳。坫，字獻之。邃經學、小學、金石之學，篆書尤空絕前後，然在家未嘗學篆也。初入都，省詹事，詹事授以李陽冰《城隍廟碑》，晝夜習之，三月不能成字。忽患癩，醫者診之，脈無病，而手足厥冷，目瞠視，鼻微有息而已。如是者七日，忽中夜躍起，濡墨作篆，書乾卦象畢，不勝餓而寢。翼早，詹事來視病，尚未寤，見案上篆，大驚，呼問病狀，答曰：「兒故無病，夢至石室，見唐巾老者指授篆法，七日夜作成，輒批抹，最後書乾卦象，老者曰：『可矣。』兒遂覺。追憶筆勢，中夜作此幅。」詹事詳詢夢中所見，蓋即少溫也。時都中能作篆者，惟翁覃谿學士，聞是事，索所書，歎為神授，自是遂以篆名天下。

蔣山堂字不俗媚

蔣山堂，初名泰，字階平，後得古銅印文曰蔣仁，遂更今名，號山堂，別號吉羅居士、女牀山民、仁和布衣。居仁和良山門外二里徐家橋，破屋數椽，僅蔽風雨，面目孤冷，罕與世接。書法絕不趨俗媚，彭紹升推為當代第一。阿林保官運使時，延之入署，偶為書蘇詩，有「白髮蒼顏五□三」句，遂以病辭歸。歿時，年適符其數。蓋山堂生平固寡言笑，耽禪悅也。

劉文清書自成一家

諸城劉文清書法，論者譬之以黃鐘、大呂之音，清廟、明堂之器，推為一代書家之冠。蓋以其融會歷代諸大家書法而自成一體，所謂金聲玉振，集群聖之大成也。泗州楊文敬公士驥所藏文清真跡甚多。蓋其自入詞館以迄登臺閣，體格屢變，神妙莫測。其少年時為趙體，珠圓玉潤，如美女簪花。中年以後，筆力雄健，局勢堂皇。迨入臺閣，則炫爛歸於平淡，而臻爐火純青之境矣。世之談書法者，輒謂其肉多骨少，不知其書之佳妙，正在精華蘊蓄，勁氣內斂，殆如渾然太極，包羅萬有，人莫測其高深耳。

劉文清書有代筆

文清平生書楹聯常用紫毫筆，尤好用蠟箋、高麗箋。官尚書時，判諾，輒畫□字，有司員仿為之，文清輒辨出，曰：「吾畫不可偽也。」然文清有三姬，皆能代之，可亂真，外人不能辨。晚年多代筆，其但署名「石菴」二字，及用長腳石菴印者，皆代筆，瑛夢禪亦其一也。或曾見其與三姬人論書家信，指陳筆法甚悉。

莊然一終於書

莊然一，名寶書。善八法，初取徑於董香光諸名家，其後直窺晉人之室。游京師，就試北雍，依其從叔於大興縣署。每作一書，當時之善書鉅公如劉文清、錢唐梁山舟侍講同書，無不交口讚揚之，由是居都中數年，名日益盛。而數奇不偶，屢困場屋，喟然曰：「吾其終於書耶？」每當酒後耳熱，操筆縱橫，雖長條巨幅，俄頃之間淋漓殆遍，其抑鬱不平之氣悉寓於書，故崛強夭矯，無一平筆。人於醉中求之，累紙不吝，及醒，則雖一楹帖，亦靳不予人。

王夢樓書名播朝鮮

王夢樓太守文治，書名絕大，聞於海外，朝鮮人嘗以餅金易其字。當時有諺曰：「天下三梁，不及江南一王。」其隨手所作行書，實饒天趣，自用己法，殊覺無味。然世人必以其己法為真本，以行書為贗作也。

陳匏廬書似董香光

陳匏廬宗伯邦彥之書，得董香光神髓，故酷似之。自少至老，日有書課，臨摹至千萬本。人往往取其書，截去某人臨數字，即以偽充香光書，售得善價，收藏家多不能辨。聖祖最喜香光字，遇外吏進呈之本有疑似者，輒沈吟曰：「其陳邦彥書耶？」高宗嘗出內府香光真跡數□軸，於召見時詢之曰：「其中孰為汝所書者？」匏廬審視良久，叩首謝，亦竟不能自辨也。

陳隨貞書似董香光

陳太史隨貞，陽城人，文貞公廷敬猶子也。少年登科，入詞館。引疾歸，闢別墅於縣治東北二里許之青林溝。詩酒之外，游藝翰墨，以董香光為宗，每擲筆自觀，歎為神似，輒署董款。後□餘年，遊京師，得一董帖，愛之至，購以五百金，以為此真董字之最佳者，詳玩之，乃己所書也。

刁約山書摹顏柳

慈谿刁戴高，號約山。善書，法顏、柳，結體勁正，腕力獨健。索其代書者屢填戶，約山因亦藉潤筆資以佐藥餌。然性狷介，不代顯者署名。嘗曰：「吾書，五尺童子望而識之，奈何為捉刀乎？」遇親故有求，欣然應之，無吝色，雖大幅尺素，亦無不鑿其所欲而去。

紀文達自謂塗鴉

紀文達公博洽淹通，今世之劉原父、鄭漁仲也。獨不善書。即以書求者，亦不應。其書齋所設之硯，有匣，鐫二詩於上去：「筆札匆匆總似忙，晦翁原自笑鍾、王。老夫今已頭如雪，恕我塗鴉亦未妨。」「雖云老眼尚無花，其奈疏慵日有加。寄語清河張彥遠，此翁原不入書家。」

成親王善書法

成親王永理，為高宗第□一子。善書法，幼時握筆，即波磔成文。嘗有康熙時某太監，言其師少時猶及見董香光握筆，惟以前三指握管，懸管書之，王故推廣其語，作撥撥法，名重一時。高宗特命刊其帖序，行諸海內以榮之。仁宗嘗敕王集生平所書各帖上石，賜名貽晉齋，王因自號貽晉齋主人。又所書宮扇□三行小楷尤精，妙入能品。

假成親王書

宣城梅某，秋闈下第，以王文簡銘硯及成親王臨《爭坐位論》一冊，售二□金於某，乃為桂香東所見，攜以示王。王大驚，為

跋於後，凡千餘言，有云：「此冊之妙，勝我□倍。使我再寫□年，未必能及。乃仍假我名，慚不可忍。」

王惕甫曹墨琴以書見稱

蘇州自明季以來，書家用筆，皆以輕秀俊逸見長。至王惕甫廣文芭孫，始以渾厚渾古矯之，遂為三百年所未有，雖退谷、義門，猶當讓出一頭，何況餘子。其婦曹墨琴夫人之書，則氣靜神閒，娟秀在骨，應推本朝閨閣第一。此卷前段，王書雜帖詩□二首，行楷相間，款題「癸丑四月浴佛節前一日，會試榜發下第，明日復入宮館，食訖而散，歸休家寓，客亦不至，輒書舊作數首，奉寄稼園先生正之。惕甫王芭孫」。後段曹夫人小楷，書《蜀江春日文君濯錦賦》一篇，款題「乾隆癸丑新正□日，書於京師寓館之寫韻軒。墨琴女史曹貞秀」。紙尾有惕甫跋云：「愚夫婦性皆好書，皆不自意以書見稱，遂有古人學書費紙之患。長安中求紙，都不中書，每一臨池，動成苦惱。近聞吾老友稼園先生自以新意製紙，漿硬得法，與筆墨相宜。宋諸公多講治此事，若歐陽公、黃山谷、二蔡、二米，無不能書，蓋必識書之利病而後識紙之精粗，則以稼園而治紙，固宜與碌碌者異也。偶寄此卷，附言其後，俾知愚夫婦方拮据破硯劣豪之下，庶幾他日幹當人北來，且不惜數番之惠耳。癸丑五月二日，芭孫附識。」

顧湘舟有三姪人能書

錢警石嘗於武林之吳山，遇吳門顧湘舟文學沅，知其收藏舊籍及金石文字，甲於三吳，劇談久之。既而過訪寓齋，以其姪人綠卿、素君、紫娟合書團扇見贈，屬題《繡餘讀書圖》，率成三絕句，詩云：「東吳顧文學，卅載舊知名。閱肆得相遇，高談四座驚。」「贈我白團扇，丹青一一工。腐儒無艷福，也幸拂清風。」「南面百城擁，豪於列屋居。豈知讀畫後，分校數行書。」

蔣湘帆論學書

蔣湘帆，名衡，金壇人。善書，為大瓢山人楊賓弟子，後改名振生。嘗云：「學書者不能為人宗祖，亦當與古人為弟昆，何至為人子孫，甚至甘同奴僕。」

蔣湘帆寫□三經

雍正丁未，蔣湘帆書《法華經》成，以眎王吏部兩澍。王曰：「儒者寫釋氏書，不足道，無已，書□三經乎？」蔣頷之。客有笑其為王所愚者，不顧也。於是涓吉張筵，祀先聖，飲客稱慶，先其所難。五年而《左傳》成；又五年，群經次第畢成。其書《左傳》，始於家，卒業於曲阜，書《禮記》，在山東。書《尚書》，在無錫，餘皆在揚州之瓊花觀。初，蔣以恩貢除英山縣訓導，以寫經故，力辭，不赴。會有乾隆丙辰宏博科之薦，制府將徵舉之，又固辭。至是始就，凡□二年，實戊午也。小玲瓏山館主人馬秋玉兮出白金三千，為之裝潢，成三百冊，五□函。己未八月，由河督高文良公斌進呈，奉旨，授國子監正銜，將議交武英殿刊刻，會有沮之者，乃止。庚戌，高宗以其年近七□也，念其尊經之功，刊其書於太學。乙卯春，告成。

歷代之校刊石經，固亦班班可攷也。漢靈帝詔蔡邕等校刊石經，始於熹平乙卯，竟於光和癸亥。魏正始朝所刻石經，與之並列。初毀於拓跋魏馮熙之取造寺塔，再毀於北齊神武之遷鄴沈於河，三毀於隋遷至長安以造宮室。至唐初，漢、魏石經皆略盡。晉太康中石經，裴秀所書也。唐石經，以《月令》為《禮記》首篇者，玄宗天寶時所刻也。始於太和，成於開成，文宗所刻也。後蜀孟昶石經始於昶廣政，未畢，而蜀亡。《春秋》三傳，至宋仁宗皇祐己丑始成，而統名為蜀石經。北宋石經，仁宗嘉祐辛丑章友直等書也。南宋石經，高宗書也。《明一統志》載燕城南石經碑二，金所刻也。各朝石經皆埋沒，開成後，蜀猶有存者，復不全，至是而燦然具備矣。

梁山舟書名播中外

梁山舟學士書法名播中外，論者謂劉文清樸而少姿，王夢樓黷而無骨，翁覃溪臨摹三唐，面目僅存，汪時齋謹守家風，典型猶在。惟梁兼數人之長，出入蘇、米，筆力縱橫，如天馬行空，汪文端、張文敏後一人而已。

梁性孤僻，作書喜用許虛白紙，夏岐山、潘岳南筆，刻石必陳雲杓、陳如岡、馮鳴和。及虛白紙盛行，馮、潘、夏、陳因以致富。

時日本國有王子好書，介舶商求梁評定。琉球生自太學歸國，踵門丐書一紙，曰：「持是以復國王耳。」

梁手寫《文選》□六小冊，有嘉慶丙子自跋云：「始壬申至丙子。」蓋五年畢事。全書無一字草率，有誤者，則硃書其旁。

梁山舟書無代筆

古之名書家，皆有代筆，蘇子瞻代筆為高述，趙松雪代筆為郭天錫，董香光代筆為吳楚侯。梁山舟書名甚著而無代筆，惟湯畫人庶常錫蕃、沈友三明經益頗尚其書，其為人作字，嘗署梁名，非代筆也。

戴延仲書學錢獻之

嘉定戴聽鴻，名延仲。能學錢獻之書法，以贗亂真，人莫能辨。吳縣江沅偶見篆書一幅，署錢帖名，曰：「筆力逼真，惟中有一字假借不合，□蘭不應有此誤也。」徐訪之，知為延仲贗作，乃招之往，曰：「以君筆力，不患不傳，何必假名前人？但作隸須通六書。」以段氏《說文》授之，學益進，時稱活錢帖。延仲，嘉、道間人，居安亭。

鄧石如習書之勤

鄧完伯，字石如，懷寧集賢關人。少產鄉僻，眇所聞見，顧獨好刻石，倣漢人印篆，甚工。弱冠孤露，即以刻石遊四方，輒轉至壽州。時亳人梁嘯主講壽春書院，以工李邕書名天下。石如為院中諸生刻印，又以小篆書諸生之簪，梁見之，歎曰：「此子未諳古法耳。其筆勢渾鶩，余所不能。充其才力，可以較輾數百年鉅公矣。」因為其治裝，致之江寧舉人梅鏐。鏐為文穆公季子。文穆雖貧宦，然梅氏自北宋時即為江左甲族，聞人□數，奔藏至富。文穆又受聖祖殊遇，得祕府異珍尤多，蓋秦、漢以來金石善本咸備焉。

石如既至，鏐為盡出所藏，復為具衣食楮墨之費，乃得縱觀，推索其意，明雅俗之分。迺好石鼓文、李斯《嶧山碑》、泰山刻石、《漢開母石闕》、《燉煌太守碑》、《蘇建國山》及《皇象天發神識碑》、李陽冰《城隍廟碑》、《三墳記》，每種臨摹各百本。又苦篆體不備，手寫《說文解字》二□本，半年而畢。復旁搜三代鐘鼎及秦、漢瓦當、碑額，以縱其勢，博其趣。每日味爽起，研墨盈盤，至夜分，盡墨，乃就寢，寒暑不輟。五年，篆書成，乃學漢分，臨《史晨前後碑》、《華山碑》、《白石》、《神君》、《張遷》、《潘校官》、《孔羨》、《受禪》、《大饗》各五□本。三年，分書成。

某歲，石如至歙，鬻篆於賈肆。張皋文編修方客授修撰金榜家，編修遼篆學，見石如書，歸語修撰曰：「今日得見上蔡真跡。」修撰驚問，語以故，遂冒雨偕詣訪石如於荒寺，修撰即備禮延之。金氏家廟甚壯麗，其楹皆貞石，而刻楹及懸額，修撰精心寫作，蓋百易而後定，謂莫能加於此也。及見石如書，即鳩匠斷其額。石楹既豎，不便磨治，架屋而臥楹，請石如書之。刻成，乃重建。其傾服至此。石如既交編修、修撰，遂輒轉與曹文敏公、劉文清公、上海陸耳山副憲、鎮洋畢秋帆尚書周旋奉手，而絕藝傳矣。

石如篆法以二李為宗，而縱橫闔闢之妙，則得之史籀，稍參隸意，殺鋒以取勁折，故字體微方，與秦、漢瓦當、額文為尤近。其分書，則適麗淳質，變化不可方物，結體極嚴整，而渾融無跡，蓋約《嶧山》、《國山》之法而為之。故嘗自謂：「吾篆未及陽冰，而分不減梁鵠。」其移篆分以作今隸，與《瘞鶴銘》、《梁侍中石闕》同法。草書雖縱逸不及晉人，而筆致蘊藉，無五季以來俗氣。論者謂其書筆筆尚力，到底一絲不懈，遲重拙三字足以盡之。石如以授包慎伯，慎伯以授合肥沈用熙。用熙，老明經也。家貧，鬻書供晨夕，人爭寶之。年時自署春聯，甫黏門，輒為人揭去。年六□三卒，時嘉慶乙丑也。

張叔未工篆隸

嘉興張叔未，名廷濟。精賞鑒，工篆隸。求書者踵接，然潤例甚苛，扇對每件須銀若干，如署款須稱大人者，必另加銀若干。有友某，富而吝，偶持聯乞書，未加署款之潤，張遂不署大人。道光辛巳，張至杭州，獨游西湖，至靈隱，憩於春涼亭，有樵叟荷

薪而過，弛擔小坐，睨張而笑曰：「先生，吾嘗游禾，於煙雨樓識先生，不圖遇於此。敝廬不遠，盍一過我乎？」張諦之審，悟為李竹孫，蓋昔嘗客授禾中，今隱於樵者。因偕往，留飲，為書聯贈之。又嘗寓西埕酒肆，其姬之母家也。後又移寓餅店中翟氏別業。有句云：「不妨司馬當壚客，來寓公羊賣餅家。」殊工切。張眉長寸餘，瑩然采澤，因自號眉壽老人。

高爽泉習書之勤

錢塘高塏，號爽泉。工行草，尤精小楷，樹骨於率更、河南，取姿於吳興。嘗言小時學書，值嚴寒，手指凍硬，衣袖重沓，尤極猛進，每置杯水於腕上，欲使筆勢無欹側，異日便於駕輕就熟暑，夜畏蟲，以兩甕納足，是亦可見其勤也。性敏捷，善諧笑。當握管時，雖對客酬應，旁坐誼閑，神意閒暇，纒纒落紙，累千百言，罔有謁脫，觀者皆歎其神妙。

徐柳臣書為徐派

道光時雖有外患，而猶粉飾太平，官場之賀稟、賀啟皆駢儷絕工。蓄善書少年一二輩，時尚楷書，所謂歐底趙面者，皆華實挺秀，數人如出一手。每有長函，則分手繕寫，刻許已就，合之，不知為眾人所書也。即起草，亦引紅格，預扣字數，方易分繕。其尤精者，雖奏摺亦可直寫，不用灑格，且立而寫之，不必坐也。

歐底趙面之字，風靡一時，翰苑中人爭相摹習。龍南徐柳臣廉訪思莊尤為此中能手，館選後。留都供職，與何子貞輩游，學益進。蓋廉訪之書法，不僅拘拘於歐底趙面，其初以善寫柳帖名，通籍後，又參以右軍、襄陽各體，而獨具匠心，運之以神，久之，遂自成一派，都人士目為徐派。湘鄉曾文正公傾倒不置，至欲其子惠敏公紀澤專習徐派。時連平顏氏、新建勒、梅、夏諸氏，或縮清要，或掌封圻，亦爭相仿效，各以徐派書法教子弟，於是柳臣之書乃大著於時，人得一縑，爭寶貴之。

晚年，柳臣罷官歸，築室南昌之西山，日以讀書臨池為消遣。三子叔勳觀察德度克承家學，守潮州日，應潮人請，為某寺書東坡《赤壁賦》一篇勒諸石。其弟幼珊齋尹等工琴，善鑄刻，於書法尤致力，行草宗王、趙。萼子筠哇司馬德啟亦工書，楷法清麗妍媚，逼近松雪，有時幾可混真焉。

曹葛民能作篆隸

曹葛民，名籀，仁和人，能文之書賈也，所著有《籀書》及《春秋鑽燧》。如張仲甫中翰應昌、魏滋伯廣文謙升、龔定庵禮部自珍輩，皆與之往還。其詩箋書法甚劣，然能作篆隸。晚年狂跡，作《三元通考》，斥當道，幾被摘摭。有人為之緩頰，令燬其版，遂以瘋病告免。

潘孺初懸腕寫小楷

文昌潘孺初，名存。以咸豐辛亥舉人官戶部，湛冥不與世接，於學無所不窺，得其一藝，皆足名家。每日作書，隨手塗抹，棄之紙簞。嘗臨《九成宮》，直逼真跡。寫小楷，亦懸腕，以三指撮筆端。年五餘，無子，其友買一妾贈之，生一子。及謝病歸里，主講書院。沒後，其弟子就書院隙地為祠祀之。年七五六卒。

張忠武寫虎字

張忠武公國樑，初名嘉祥。年五，賈廣西，為官所捕，亡命為盜。然與群盜異，桂人為之語曰：「濟弱鋤強張嘉祥。」粵寇洪秀全起事金田，乃率其徒投之。張雖武夫，生平喜寫虎字，大徑丈，中一直墨半枯，屹然如鐵柱，善書者輒歎為不及。及降於向忠武公榮部下，向倚之如左右手。一日，問其在寇中善擊窠書大虎字，有之否？張則曰：「孩子弄筆，不足言字。」向出紙硯與書，張解衣繫磚，潑墨淋漓，頃刻成幅餘幅。

作書用大拇指第四指

錢塘徐辛齋理問孝西嫻書法，初學歐，繼以大拇指習小楷。久之，則以第四指懸腕，學晉人書，頗有聲於道、咸間。

張婉紉書似李北海

道、咸間，陽湖有工書之女士張婉紉名綸英者，皋文猶女，翰風女也。其書神似李北海。年七餘，尚能為人作書。會稽趙之謙常師事之，猶王羲之之於衛夫人也。私淑之者，有光緒末葉之錢塘處女徐新華。新華，字形芬，能文善畫，惜早卒。

和藹人論執筆

寫字必先講執筆，未有不善執筆而善書者。和藹人書名重一時，嘗論執筆之法，其《執筆管見》云：「大字運肘，小字運腕。脈門半仰，腕骨向案。大指上挺，食指下按。大食二指，雙鉤如環。何以靈活，筆在指尖。食指指尖，準頭對定。名指小指，三指相並。中指內鉤，名指外送。中指右鉤，名小左送。管見如斯，是謂筆正。」藹人，名昶。

丁雨生字學蘇黃

丁雨生中丞日昌撫吳日，禮賢好士。春秋二祭，於文廟中執事諸生，一一詢其號，記之於紙。翌日，各書一扇贈之，其字學蘇、黃，為時所重。自是諸生踴躍，向給以轎馬費而不來者，至此皆爭先恐後矣。

朱研臣書自成一派

錢塘朱大勳，字研臣，晚號厭塵道人。髫年喜臨池，能作擘窠大字。其真書出入顏、柳，上追鍾、王，直入晉人之室。又工篆隸，蒼勁古拙，自成一派。日本、朝鮮人士之來華者，輒以得其一縑一帛為榮。子景彝，字劍芝，能世其學，故會稽陶七彪即中在寬《題道人造象》詩有「羨公有子繼家聲」之句。

孝欽后喜王文敏行楷書

王文敏公懿榮受業於周夢白，為文皆翔實典雅，堅重密栗，專家或有不逮。工行楷書，嘗云：「作一字須含二意。」光緒甲午，大考，由三等改一等，入直南書房。尚方貼絡所需，其篇幅稍大者，孝欽后必降口敕曰：「令王懿榮書。」醇賢親王栗主，特旨命繕寫供奉。庚子之變，竟以身殉。流傳翰墨，聲價愈重。禮臣議謚，得謚文敏，雅稱其為人矣。

吳芝瑛工八法

桐城吳芝瑛，無錫廉惠卿郎中泉夫人也。父寶三，嘗為山左縣令。獨生夫人，鍾愛逾恆。工八法，為巾幗中所罕睹，因頗自矜重。其所書，曾為孝欽后所稱賞。

德宗書樵柳誠懸

仁和王文勤公文詔嘗見德宗硃批手蹟，謂帝筆法雄勁，規樵柳誠懸，與篆籀文相髣髴。惟不常落筆，故得之者珍異逾恆。

德宗熾炭揮毫

光緒庚子，德宗西狩時，於寢宮門外新立屏風，以朱箋親書「戩穀」二字，黏於上。時硯冰久沍，命熾炭炙之，湯志尹等實侍於側。

翁叔平書超逸

常熟翁叔平相國同龢，書法不拘一格，為嘉、乾以後一人，說者謂相國生平，雖瓣香翁覃谿、錢南園，然晚年造詣，實遠出覃谿、南園之上，論國朝書家，劉石庵外，當無其匹，非過論也。光緒戊戌以後，靜居禪悅，無意求工，而超逸更甚，署款曰瓶居士，曰松禪，曰天放閑人。

張文襄書摹蘇東坡

張文襄書法東坡，其總兩湖日，頗有以工書而被羅致者。於是漢陽江上，黃鶴磯邊，干祿冒進之流，稍能執筆，無不規仿蘇體，而蘇字集刻，亦於其時稱極盛矣。

黃慎之寫經

黃思永，字慎之，道光壬寅生於金陵。咸豐癸丑粵寇之役，全家死者三十八人，慎之與弟同縊庭樹。粵寇兵至，救之，復蘇，

年僅□二，楷字已優美。遇某酋，亦黃姓，愛之，撫為己子。旋為鄉人王星軒挈之入山，為寺僧寫經，日惟稗飯一餐，粗硬如沙磔，而勤於所事，日夕不輟。他寺亦爭延之，得傳食不絕。山村土子，亦多就而問字，遂以鄉塾教授為業。有某生以布袍為贄，至是而始曳長裾矣。鄉居無書，輾轉假鈔，勤學不倦。年二□一，娶金氏女。女為名宿鼈孫女，幼即定婚，經亂散失，清苦艱貞，卒訪得之。

鄧壯節書勢凝勁

粵東鄧壯節公世昌，以致遠管駕官於光緒甲午中日之役，撞碎日軍一艦，而致遠亦沈，殉焉。或見其所書掛屏四幅，書勢凝勁似其人。又嘗以朱絲格作精楷四幀，字徑二寸弱。

楊詠春工大小二篆

楊沂孫，字詠春，號濠叟，光緒時之常熟人，由舉人官鳳陽府知府。工篆書，於大小二篆，融會貫通，自成一派。

楊見山工分書

楊峴，字見山，歸安人。光緒時，嘗權松江知府。工分書，如褒斜道《石門頌》，名重一時。金石小學，皆極能事。

莊巢阿臨歐最多

武進莊氏用經術文學著稱於時者，無慮數□輩，以書名者，然乙州倅寶書而後，巢阿大令鳳威是也。同時與之並稱者，則有心吉農部怡孫，顧派別迥殊。心吉天優於人，晚年樵《乙瑛》、《禮器》諸碑，變樸茂為娉媚，於漢法中自闢一徑，獨為時流所歡迎。巢阿導源虞、歐，篤信謹守，曾不逾越尺寸。相傳幼時孤露不羈，為舅氏史士長兵備閉置書室中，盡出法書，朝夕臨摹，而於率更書，習之尤勤，宵旦不輟，掌指為腫，蓋困而學之者也。然其擊窠大書及題榜諸作，則又不縛規繩，游行自如，醇而後肆，成功則一。生平臨歐最多，貌拙神完，蒼潤欲滴，字外出力中藏精，真得信本的髓者矣。

汪頌閣喜習宋體字

宋體字者，流俗通用刻書之字體也。蓋北宋時刊本，俱能書之士各隨字體書之。元人刊書，盛仿趙松雪字體。明隆萬時始有書工，專為寫廟廊字樣，謂之宋體，刻書者皆能寫之。錢塘汪頌閣文貽年少時頗有刻書之癖，嘗於臨摹法帖之暇，戲習宋體以自怡。

時慧寶書道秀剛勁

時慧寶，字智儂，為同、光間名伶小福第四子。能世其業，且善書，道秀剛勁，不減張廉卿，其得力者為《龍藏寺》諸碑。

李靜之臨帖讀帖

李正華，字靜之，武進人。初習歐陽率更書，即神似；繼而習李北海書，心摹手追，凡數千過。講中鋒，雖振筆疾書，無欹斜不到之處，故能墨華四溢，成雙鉤形，而力透紙背，幾於正反若一，蓋由規矩而神明矣。

靜之書名既著，里中少年有立書社者，延之為社長。於是毘陵字學，一時稱最。然靜之意不慊，曰：「此干祿書也。」乃去而進窺六朝，旁及篆隸，尤致力於北魏，如《張猛龍》、《敬使君》、《石門銘》、《鄭文公》，每種臨摹，多則千遍，少亦數□百過。倦則手一帖閱之，如讀書然。寢饋其中者四□餘年。晚歲猶日臨帖數頁，讀帖一二種，曰：「吾懼吾手之易而滑也。」尤善擊窠大字，沈雄古勁，見者為之神王。

靜之生平無他好，惟嗜飲，終日不醉。將臨池，必飲酒。無日不臨池，亦無日不飲酒也。微醺時作書，益淋漓酣暢，筆墨飛舞。其友莊苕甫見而歎曰：「觀君作書，每心驚氣窒，不知其筆之自何起，自何止也！」中年後病酒幾死，因自號醉餘生。其所用筆，均長鋒，惟常州顧祺卿筆肆之老主人自製者為中程。

隆裕后草書

隆裕后為承恩公桂祥女。桂祥父子未嘗學問。隆裕侍孝欽后久，喜學草書。宣統初元時，以草法書擊窠扁聯。延春閣，即其自署之齋名也。

況桂珊工小楷

臨桂況桂珊，字月芬，夔笙太守周頤之仲姊也。能詩，且工小楷，防歐陽率更，秀勁娟潔。曾手書《爾雅直音》全部，授夔笙讀。後嫁同邑刑部主事黃俊熙，年二□四卒。

李梅盒善書

臨川李梅盒方伯瑞清以善書名於光、宣間，嘗自言曰：「瑞清幼習訓詁，鑽研六書，考覽鼎彝，喜其瑰偉，遂習大篆，隨筆詰屈，未能婉通。長學兩漢碑碣，差解平直。年二□六，習今隸，博綜六朝。既乏師承，但憑意擬，筆性沉澀，心與手午。每臨一碑，步趨恐失，桎梏於規矩，縛紲於氈墨，指爪摧折，忘其疲勞。光緒甲辰，看雲黃山，觀瀾滄海，忽有所悟，未能覃思銳精以竟所學，每自歎也。而學士大夫四方人士，味其醜拙，競相請乞。學慙逸少而有老嫗竹扇之求，名異子雲而有百濟維舟之丐，工愧官奴而有少年紗緘之奪，巧孫智永而有戶限裹鐵之勞，縑絹充几，帛素衍篋。余性復疏懶，筋驚肉緩，官書填委，終日視事，堆案稽滯，動延歲月。偶然作書，每失先後，率爾落筆，時有巧拙。而人往往以先後為厚薄，以巧拙量愛憎，因藝術之細事，啟邱山之疵釁，果何為耶？且書者舒也，安事迫促。而索書者急於索責，每春秋佳日，野老牧童，猶得眺望逍遙，移情賞心，而余獨拘繫一室之中，並足錯植，狀如斷筍，衿袵皆皴，脣齒濡墨，腕脫研穿，不得棲豪，猶不得償。人生如白駒過隙耳，何自苦如此！與其興怨，不如息身，豈若博稽乎六藝，尋究乎百氏乎。余友歐陽君重，慷慨丈夫也，嘗云：『為人莫學書，學書誠無益，拙無損於己，善徒為人役。』余嘗歎服以為至言。自歐美互市，航軌東合，頤歲以來，商戰益烈，運籌用策，不出市廛，滅國爭城，無煩弓矢，是以大賈賈於王侯，卿相賤同廁役，尊富卑貧，五洲通例。若夫貧困不厭糟糠而高語仁義，誠足羞也。昔范蠡智士，治生於陶，子贛大賢，鬻財齊魯，心竊慕之。語云：『長喪善舞，多財善賈。』余拙於為宦，歲俸所入，僅足自活。鬪智爭時，誠非所能，賣書力作，儻亦末業，比之灑削馬醫，或毋慙焉，猶賢乎掘冢博戲云爾。宣統辛亥秋，瑞清既北鬻書京師，時皖、湘皆大饑，所得貲，盡散以拯饑者。其冬□一月，避亂滬上，改黃冠為道士矣，願棄人間事，從赤松子遊。家中人彊留之，莫得去。瑞清三世皆為官，今閒居，貧至不能給朝暮。家中老弱，幾五□人，莫肯學辟穀者，盡仰而食。故人或哀矜而存恤之，然亦何可長，又安可累友朋。欲為賈，苦無貲，欲為農，家無半畝地，力又不任也。不得已，仍鬻書作業。然不能追時好以取世資，又不欲賤賈以趨利。世有真愛瑞清書者，將不愛其金，請如其直以償。」

曾季子書有晉人風

衡陽曾季子，名熙，湘人所稱子緝先生者也。美鬚髯，晚自號農髯。嘗與李梅盒方伯同官京師，同學書。梅盒喜學鼎彝、《漢中》、《石門》諸刻，《劉平國》、《裴岑》、《張遷》、《禮器》、《鄭道昭》、《爨龍顏》之屬，自號北宗。季子則學石鼓文、《夏承》、《華山》、《史晨》、太傅、右軍、大令，尤好《鶴銘》、《般若》，自號南宗以相敵。梅盒於時賢書無所可否，獨好季子書，以為有晉人風。季子亦獨喜梅盒書。每作書，各出相示，議論以為笑樂。

藏人寫字先起草

藏人之普通書法，於日用記簿，純係唐古忒正文。寫字先起草，用尺餘木板，寬僅二三寸，裹以薄紙，右手執板，以骨針沾蘇油作書，而後用貝葉置於膝，改用毛筆竹簽，蘸墨汁橫書之，瞬息可百字。梵字常用木筆蘸墨書之，故少筆鋒。番人於兩種字體，均能解識，或如歐文之大小草同聲異形歟？墨壺為瓷質或玻璃質，番名納門司里。筆曰西魯克，紙曰申各拉。

世祖精繪事

世祖喜繪臣工之像，嘗幸關中，一日，有中書盛際斯趨而過，呼使前跪，熟視之，取筆畫其像，面如錢大，鬚眉畢肖，以示諸

臣，咸歎天筆之工。際斯拜伏乞賜，笑而不許，焚之。

京師慈仁寺，藏有世祖御畫渡水牛，乃於赫蹄紙用指上螺紋印成之，意態生動。又風竹一幅，上有「廣運之寶」，王文簡公士楨、宋牧仲尚書等均及見之。

康熙丁未上元夜，文簡於禮部尚書王崇簡邸中之青箱堂，見有世祖御筆山水小幅，寫林巒向背、水石明晦之狀，謂為真能得宋、元人三昧者。

弘仁山水師雲林

弘仁，字漸江，休寧人。俗姓江，名韜，字六奇，明諸生。世祖定鼎，明亡，遂為僧。工詩文，山水師倪雲林。新安畫家多清闕法，蓋漸江導之先路也。沒後，其友於其墓種梅數百本，因稱之為梅花古衲。

武風子以火繪竹

武風子者，武定州人，名恬，先世以軍功官於衛。凡游藝雜技，過目即知之。滇中產細竹，堅實可為箬，武以火繪其上，作禽魚、花鳥、山水、人物、城郭、樓閣，精奪鬼工。人奇之，每得其雙籌，爭以錢數百購之。於是武之戚友，因以為利，而武顧未嘗自售也，頗自矜重，一箬成，輒把翫不釋，或醉後痛哭，悉焚之，醒復悔，悔而復作。然不輕與人，好事者每啣其謀醉時，置酒招之。造必盡歡，酒酣，以火與箬，雜陳於前而不言。武攘臂起，頃刻完數□箬，揮手不顧也。或於酒中以箬相屬，則怒拂衣出，終身不與之見。或遇貧士及釋道者流，告以困窮，輒忻然為之，雖累百不倦。於是滇之士夫或相餽遺，皆以武箬為重。王公大人遊於滇者，不得武箬，即不光。

武固落落儒生耳，未嘗以風子名。順治丁亥，流賊自蜀敗奔，假號於滇，滇士民懼於威，波靡以從，武獨匿深箬不出。賊於民間，見其箬而異之，遍召不得，因懸賞索之。或告曰：「曷出以圖富貴？」武大笑曰：「我豈作奇技淫巧以悅賊者耶？」偵者聞於賊，繫以來，至則白眼仰天，暗無一語。賊命作箬，列金帛於前，設醇醪於右以誘之，不應。陳刀鋸以恐之，亦不應。賊怒，揮斬之，縛至市曹，而神色自如，終無一語。時賊酋有侍側者，曰：「腐鼠何足膏斧鉞，曷縱之，徐徐當自逞其技也。」釋之。而武自此病矣。披髮佯狂，垢形穢面，日歌哭行市中，夜逐犬豕與處，人遂呼之為武風子。

官兵入滇，風子病少瘥，亦稍稍為人作箬以謀醉，人重之逾常時。安定守某者，受貴人屬，召為之，不應，守怒，撻之於庭，血流體潰，終不應。自此風子之蹤跡無定矣，或祠廟，或市肆，往必數日留，留必作數□箬以謀醉，然出入無時，於是其箬可得而不可得矣。

有見其箬作凌煙閣功臣圖者，箬粗僅及繩，而旌旗、鎧仗、侍從、衛列無不畢具，至褒公、鄂公，英姿毛髮，道子傳神，莫或過之。其畫細如絲，深紺色，入竹分餘如鏤。其作箬時，削炭如筆數□，置烈火中，酒滿壺於旁。及炭末紅若錐，左執箬，右執炭，簌簌有聲，如蠶食葉，快若風雨，且飲且作，壺乾即止，益之，復作。飲不用杯杓，以口就壺。不擇酒，期醉。醉則伏火而臥，或哭或歌，或說《論語》經書，多奇解。及醒而問之，則作嚙語以對。或方作時，酒未盡，忽不知其所往。逾數□日，或數月，復來，復卒成之。其狀貌如中年，近六□餘，拜揖跪起悉如常，惟與之語，則風子矣。所繪故事，多稗官雜劇。有規以不雅馴者，笑而不答，亦終不易。或曰：「非病風者也，狂人也。」或曰：「其有道者歟？不然，何富貴不淫，威武不屈耶？」

陳老蓮善畫

陳老蓮善畫，及中年，輒縱酒狎妓以自放。客有求畫者，罄折至恭，弗與，及酒邊召妓，輒自索筆墨，雖小夫穉子，微索無弗應。

吳梅村畫山水

太倉吳梅村祭酒偉業，曾為莆田余澹心懷作山水立幀，極蕭疏澹遠之致，並題《菩薩蠻》詞一闕，下署庚寅重九前五日。庚寅為順治七年，不著年號，殆與淵明僅書甲子之意相仿。此幀初為錢塘徐印香舍人恩綬所藏，光緒初，張子虞觀察預為舍人先德辛齋理問作家傳，以此酬之，遂入子虞手矣。

黃鼎畫離奇俶詭

國初，常熟多畫師，有黃鼎者，足跡半天下，在秦、蜀尤久，所作多離奇俶詭，為古人履齒所不到，然亦坐是多病敗。同里王石谷輩稍後起，陶鑄董巨，含跨關李，名遂出鼎右。識者謂警諸詩家，鼎其青蓮而輩則少陵也。

顧樵水能詩畫

吳江顧樵水孝廉樵詩篇秀絕，畫亦為能品。嘗作《秋林圖》贈吳梅村，吳歎曰：「對此尺幅，使人幽思頓生。」

張閒鶴畫蘭

張閒鶴性簡傲，嗜飲，少進輒醉，醉輒喜畫蘭，勃勃有生氣。陸子黃嘗得所畫蘭，懸之齋壁，忽發香滿室。陸異之，因額其處曰「蘭堂」。張，名道岸，湖州人，苕南四隱之一也。

蘇遺民畫帝釋諸天像

蘇澤民，初名霖，更名遜，字遺民，華亭人。王勝時溧曰：「遺民為人奇狷，善畫帝釋諸天像，得吳道子筆意。間寫山水，成即毀之，人莫測其意。」後以窮困死。

楊芝畫人物仙佛鬼判

楊芝，錢塘人。善畫人物、仙佛、鬼判，雄健縱恣，不假思索，援筆立成，特長於尋丈大體，愈大愈妙。西湖天竺寺壁觀世音像，其手筆也，惜不戒於火。芝嘗自言曰：「安得三□丈大壁，磨墨一缸，以田家除場大帚蘸之，乘快馬以掃數筆，庶幾手臂方舒而心胸以暢也。」第不善作小幅，故流傳絕少。

汪無瑞日畫數□幅

汪之瑞，字無瑞，休寧人。豪邁自喜，土苴軒冕，有示石一世之概。善山水，以懸肘中鋒，運渴筆焦墨、多皮、荷葉等皴。愛作背面山，酒酣興發，落筆如風雨驟至，終日可畫數□幅。興盡僵臥，或屢日不起。非其人，望望然去之，雖多金，不屑也。

王子杓數日畫一幅

王子杓，名國瑞，山陰人。旅京師，食貧。畫人物，甚工，然非數日不能竟一幅。人勸其苟且應酬，子杓曰：「寧貧耳，不欲以率筆敗吾名。」人有以多貲求其畫者，竟歲始成，成則又質之貸錢家，非後有以重貲索其畫者，前畫弗得也。

項孔彰畫空罈

秀水項聖謨，子京孫也，字孔彰，號易庵，又號胥山樵。善畫，初學文衡山，後擴於宋而取韻於元，其花草、松竹、木石尤精妙。客有以酒餉之者，越數日，索其罈，已為游兵所擊。孔彰遂畫一空罈償之，中作桃柳兩三枝，或斜倚，或倒垂，丰姿婉約，綽有餘妍，上題五言長古以紀之。

邱天民畫虎

邱天民，字獨醒，曲江諸生。工畫翎毛，枯木、野仙、人物，皆用臃腫怪筆。尤善畫虎。嘗結屋深山，觀生虎形狀，得其神，亟返舍，取筆，就粉壁圖之。犬一見，皆驚仆，為之遺矢。又嘗於燈下伏地作虎跳躍狀，取影圖之，如活虎。

高望公月下作畫

高儼，字望公，新會人。博學，工詩、畫、草書，時稱三絕。尚之信人粵，聞其名，屢辟不就。以禮帛求畫者踵相接，意稍不合，即麾去。暮年畫益精，能於月下作畫，視白晝所作為尤工。

顧野漁以繒紙作畫

錢塘顧知，號野漁。目近視，不好遊，與山水絕遠，而粗枝亂石，正自秀媚，懸之中堂，宜於□尺外觀之。嘗曰：「直待野漁五指不能作畫時，畫價自壓倫輩。」或問故，則曰：「予袖畫投人，人故輕之。」又見貌弱寡威儀，好作寒語，且牢騷性成，故其畫狂放不矩，多於蠟紙作之。

聖祖與唐岱論畫法

聖祖多才多藝，嘗於幾暇作畫，賜廷臣，海內舊家尚有寶守之者。時滿洲參領唐岱，號靜巖，工山水，嘗召入內廷，論畫法，因御賜畫狀元。

畫有四王

王煙客太常時敏，為一代畫苑開山，四方工畫者，得其指授，無不知名。廉州太守鑑，字元照，亦善山水，摹古尤精。及太常孫麓臺少司農原祁以畫侍直內廷，法大癡淺絳，尤為獨絕，人稱「太倉三王」。太常又與常熟王翬石谷號為「四王」。石谷亦太常弟子，太常目為畫聖。

王石谷畫山水

王石谷，別號耕煙。童時無嗜好，常引荻畫壁作山水，即生動。王元照過虞山，於壁見小幅，喜甚，問誰作，知為王氏子，年甫冠也。歸語王煙客，具舟迎之，館於西田，盡出唐以後名畫，俾坐臥游泳其中，盡得古人祕奧，而以靈心運之，垂二□年，遂成大家。先是，館西田時，倣古神品，元照推服，曰：「此非吾弟子也，三百年來，罕觀此人矣。」而一時耆宿，若錢牧齋、吳梅村、周櫟園、王文簡、宋牧仲輩，爭作詩古文張之，推為大家，無異詞。

詔徵石谷，以布衣供奉內廷。嘗繪《南巡圖》，能手駢集，咸逡巡莫敢下筆。石谷至，口講指畫，凡山川形勢，六飛七萃、諸大小臣工與夫老幼男婦之顛顛望幸者，咫尺千里，如印泥聚米。眾遵守分繪，而已總其成。圖成，上覽之稱善，欲授官，以不能任職辭。出都日，公卿祖餞，多賦詩贈行。

石谷所續《昆陵秋興圖》，乃與筮江上艤舟河畔，對景含毫，窮累日力而後成。霜楓紅葉，絢爛如霞，間以叢篠枯槎，互相掩映。憚南田見之，謂為藝苑增不朽勝事。

石谷篤孝友，慎交游，尤敦風義。元照、煙客先後化去，歲必省其墓。乞畫者必擇人而與，否則巧取豪奪不能得。晚歲煙雲供養外，吟風弄月終其身。康熙丁酉卒，年八□有六。

祝玉成牙畫

康熙初，杭州有祝玉成號培之者，年八□餘，畫事入微。嘗於牙牌施繪事，牌長一寸五分，闊一寸，一面畫虬髯下海，其中虬髯公李靖、紅拂、虬髯公夫人、奴□人、婢□人、箱籠二□，楚楚排列，鬚眉畢具。上寫曲一齣，筆畫分明。一面畫二□小兒，種種游戲悉備，中有一小兒放風箏，其線若有數□丈之勢，高空紙鳶亦可辨焉，然筆墨所占，特□之三四耳。

顧雪坡徐鐵山畫竹馬

顧雪坡、徐鐵山與王石谷同畫山水，後石谷從王煙客、王元照游，得見宋、元真蹟，畫法日進。雪坡、鐵山度不能勝，遂一去而畫竹，一去而畫馬。兩人所造，亦臻絕詣，前人自命不凡，恥居第二手，不獨憚壽平也。

毘陵惲氏多畫師

畫家之四王、三太倉、一常熟，非出自一族也。毘陵惲氏，則以一族而多畫。壽平名格，取法於本初。本初，字道生，更名向，號香山老人，明崇禎時之孝廉方正，善畫，入宋、元作者之室。其群從子孫多工畫。馨生，字德彥，工山水、花卉。標，字樞亭，工花卉、禽魚。源濬，字哲長，號鐵蕭老人；源景，字希述，亦竝以畫稱。源濬妹，為無錫鄒小山尚書一桂妻，山水水平遠，風韻天然。小山以繪事直內廷，人謂其得力於門為閤也。源濬女裹娥，字紉蘭，善花果。鍾隆女冰，頗著稱於時。洎三門為秀外，凡得五人，世因稱之為「五惲」。

惲壽平為南田三絕

惲格，字壽平，晚號南田老人。少時流離瑣尾，當□餘歲時，隨父遜庵崎嶇閩、浙間，而相失，為某軍帥所獲。帥愛其聰穎，欲子之，遜庵偵知南田在某所，屬杭州靈隱寺僧善言誘接，謂此子慧根極深，惜福薄壽促，宜令出家，即日祝髮留寺中。帥妻故佞佛，泣而去。及長，以父兄嘗仕明，不應舉，惟攻古文詞。其於畫，天性也。山水學王濛。既與常熟王翬交，曰：「君獨步矣，吾不為第二手也。」遂兼用徐熙、黃荃法，作花鳥，自為題識書之，世稱「南田三絕」。商邱宋尚書萃嘗語人曰：「南田畫，吾暗中摸索即能辨之。世多贗作，其至處必不可贗也。」嘗有人見其白描山水數幅，款書惲格，幅題小詩，輕圓妙潤，乃早年筆也。

壽平性落拓，遇知己，或匝月為之點染，非其人，視百金猶土芥，不市一花片也。所居甌香館，與倡酬者，皆一時名士。

高且園指畫

指頭畫，始於明，至漢軍高且園侍郎其佩而窮極其妙，花木、鳥獸、人物、山水，奇情異趣，信手而得。其述畫詩云：「吾畫以吾手，甲肉掌背俱。手落尚無物，物成手卻無。人甫具兩睫，便見雙瞳珠。情性本萬殊，所事因相符。貴之料弗慕，賤之寧受呼。易老在用智，不老緣其愚。於我畫可見，非我手可摹。」

且園初亦以筆畫，苦於酬應，乃改而為指畫，自名之曰指頭生活。曾於巨幀作海水圖，駭波立浪，雄壯若有衝激聲，上空半尺許，寫兩飛鶴，遠望之，宛如海角天涯也。

李西池畫山水

李西池，名華國，康熙初之武探花也。既及第，即引疾歸。工山水，名於時，殆所謂將軍不好武者耶？

黑壽畫山水

滿洲黑壽高尚不仕，樂與江、浙文士遊，有「滿洲高士」之稱。善畫山水，學董文敏。

毛西河畫竹梅

毛西河《看竹圖》，為疏竹數竿，隨風欲動，一科頭寬袍者，手執團扇對坐，神氣奕奕。西河自題詩云：「長向吳中擬卜鄰，王家樓子竹溪濱。練裙葛帶尋常見，錯認平原是繡人。」施愚山題云：「篔簹谷口遠難尋，檻外森森自一林。名有笛材誰解取，為君清夜作龍吟。」倪燦題云：「□年歸夢寄西風，長水溪邊學釣翁。覓得篔簹千萬畝，攜將書卷過江東。」尤西堂題云：「林子原饒林下風，夏生妙畫興相同。渴來攜向長安道，吹破紅塵□丈空。」僧大汕所題為詞，調寄《一斛珠》云：「冰綃霞縠，圖來膩粉如堪掬。湘臯一片浮煙綠。抗首清流，髣髴瞻淇澳。」西河文章，世人皆知，畫則流傳絕少。工畫梅，嘗為姚士重作梅，枝萼不多，而書味撲人眉宇。

禹之鼎畫山水人物

禹之鼎，字尚吉，興化人。初為李氏青衣，公事畢，竊弄筆墨，主人教其專習繪事，遂入都，以畫進。康熙時，授鴻臚寺序班，非其志也。歸里，所製山水、人物，細碎處瘦而不纖，揮灑處濃而不濁，間有小品，亦精緻可愛。

諸君簡畫且忘手

杭之中城，稍東曰豐樂橋，橋稍東曰古橘園，宋之橘苑也。苑廢久，種橘已盡，康熙時，惟有古銀杏二株，盤輪扶疏，殆即宋苑物。園有主，為諸君簡。君簡少好畫，又學篆刻，模何震、陳琮，用刀時見古法，然不甚自貴愛，獨深愛畫。嘗自稱其父博學游藝，尤耆翰墨，與華亭董宗伯其昌、趙文學左為密交。自其為童子時，旁侍，觀其用筆，揮寫入妙。蒼秀淡沓，董稱最工，空濛蕭瑟，趙為之冠。董、趙分間，互相放寫，終不能自掩其真也。君簡既好畫，日取董、趙畫及諸家所作玩之，久而融然，化裁臻微。毛元舒嘗問君簡曰：「君之畫，法誰氏？」君簡笑曰：「吾且忘吾手，安知誰法！」毛聞而愀然，不復知所問矣。

吳逸泉畫有天機

畫之以氣勝者豪健，或少渾融；以韻勝者秀逸，或欠沈著。若兼二者而有之，超軼古人矣，此惟吳樛能之。樛，字朝英，別字逸泉，居無錫閭江，工畫，世無知之者。同邑王邦采一見，即為之延譽，自是遂大聞於時。嘗與客泛舟笠澤湖，舉首四望，則晴雲晦靄，景象萬千，久之，幻作叢竹狀，枝葉紛披，扶疏偃蓋，異之。遂呼酒大醉，命童子磨墨汁數升，潑墨作《奪雲圖》，頃刻數紙，淋漓盡態，一座皆驚賞。而逸泉亦自謂天機所到，直奪化工。正如右軍《蘭亭》，令他日重為之，終無以及也。

覆千為王麓臺代筆

僧覆千，俗家平湖，善山水。遊京師，見知於聖祖，詔令師王麓臺，遂為其代筆。後居萬壽寺，御書「棲心樹」三字以賜之。

周崑來畫龍

周瑋，字崑來，江寧人，善丹青。康熙時，以畫龍著名，洗染雲霧，幾至百徧。嘗遊武昌，以所畫張於黃鶴樓，標其價曰銀一百兩。臬司某登樓見之，賞玩不置，曰：「誠須一百兩。」崑來即卷而贈之。曰：「某非必欲得百金也，聊以規世眼耳。公能識之，是某之知己也，當為知己贈。」由是遂知名。

嚴蓀友精畫鳳

無錫嚴蓀友官允繩孫之《秋水集》詩文，與朱竹垞、潘次耕輩齊名。書法亦入晉、唐之室。善繪山水、仙佛、花木、蟲魚，靡不曲肖。尤精畫鳳，翔舞竦峙，五色射目，觀者歎美，以為古畫家所無。

王秋山學畫

王秋山工學畫，凡人物、樓臺、山水、花木，皆能於紙上用指甲及細針摹出，設色濃淡，布境淺深，悉取法於古名畫也。學，音拱。

焦秉貞仿西洋畫

國人之得見西洋畫，始於明末，蓋義大利人利瑪竇攜有耶教之天主諸像以至也。其像為一婦人抱一小兒，神氣圓滿，彩色鮮麗。利嘗曰：「華人僅能畫陽面，故無凹凸。吾國兼畫陰陽，故四面皆圓滿也。」良以正面明而側面暗，染暗處稍黑，斯正面明者，顯而凸矣。焦秉貞得其意而變通之。秉貞，濟寧人，官欽天監五官正，工畫人物，其位置之自近而遠，由大而小，不爽毫末，不知者輒疑為歐人所續也。

吳漁山以西法畫山水

墨井道人吳漁山，與王石谷齊名，皆籍常熟，相友善。嘗借石谷所樞大癡畫不還，石谷遂與絕交。

漁山久奉耶教，嘗曰：「年垂五□，學道於三巴，眠食第二層樓上，觀海潮度日，憶五□年看雲塵世，較此物外觀潮，未覺今是昨非，亦不知海與世孰險孰危。索筆圖出，具道眼者必有以教我。」

漁山嘗再至歐羅巴，晚年作畫，雖好用西法，畫中時有雲氣，縹渺凌虛。然又嘗曰：「我之畫，不取形似，不落窠臼，謂之神逸。歐人全以陰陽向背形似窠臼上用功夫。即款識，我之題上，彼之識下，用筆亦不相同。」

解仲長善寫真畫

解易，字仲長，武進馬鞍墩人。工寫真。好事者延致其家，輒相對，竟日清談。亦喜飲，少飲輒醉，醉則蒙頭臥，或繞屋行吟。積數日，忽大呼，趣具縑素，頃刻立就，出而懸之以示人。或且掩其半面，其親相識之過者，即能指其名也。仲長之言曰：「吾每見寫真者必盛冠服，張拱莊坐，畫者舌也筆和墨，旁睨而髣髴焉。其索之愈工，去之愈遠。吾則不然，接之警效以觀其形，投之喜怒嬉戲以觀其神，得之矣。然不敢耗氣，吾倚如槁梧，植如槲株，非譽巧拙，不以搖其樞，神凝形釋，與彼為一，然後縱吾筆而從之，以天合天，故其神全，宜畫者之莫吾若也。」

華胥為龔衡圃寫僧裝小影

金匱華胥嘗為仁和龔衡圃御史翔麟寫僧裝小影，侍以雙女，一拈花。一奉梵書，取《心經》色空二語，曰雙是。戲題絕句云：「一雙天女玉差肩，卑鉢羅花貝葉篇。若使香門盡如此，丁年儂亦願逃禪。」

李復堂畫筆工絕

李復堂，名鱣，興化人。康熙辛卯舉人，供奉內廷，後為滕縣令。畫筆工絕，花鳥學林良，縱橫馳騁，不拘繩墨，而多得天趣。嘗作《五松圖》，題云：「予以直者比之大臣，禿者比之名將，一側一臥，似蛟似龍，蒲團之松，或仙或佛，爰作長歌紀之。」鄭板橋詩云：「兩革科名一貶官，蕭蕭華髮鏡中寒。回頭痛哭仁皇帝，長把靈和柳色看。」即指復堂也。

朱涵齋指畫

副都統朱涵齋倫翰，康熙壬辰武進士。年四歲時，以煤塗壁，肖人鬼鳥獸狀，見者驚詫。一日，攀煤車取煤，壓傷右手中指。治痊，則此甲獨厚而銳，有微凹，能容墨，遂以指代筆。

韓蝶齋手散畫資

韓李思，號蝶齋，芷江人。貌豐偉，性骯髒，睥睨一切。尤嗜酒，無時不醉，衣履多質之酒家。長於畫，潑墨作游龍，煙雲擎攫滿紙，具生動狀。偶寫山水、樹石，則皴染工緻，平遠濃秀，各得其致。所得畫資，率緣手散去。嘗為僧寫佛像，得錢三萬。逾月，僧促之，輒碎其紙，典衣以償僧錢。

劉斐章畫用西洋法

劉瓊，字斐章，衡陽人。畫宗宋、元，山水、人物、翎毛、花卉，皆生氣盎然。嘗以西洋法為湖南巡撫王之樞作牙籤萬軸圖，其籤隆起，之樞時以手捫之。年七□，居山中，有塵外想。一日，與友人訣，無疾而逝。

阿爾稗畫虎獅

當大兵下江南時，都統譚泰曾射江寧太平門，洞其扉。後坐事誅。其孫阿爾稗，幼育溧陽史文靖公貽直家，精繪事，以畫虎著名，賞鑒家寶之，以比僧繇之龍。又嘗繪《西域貢獅圖》。

身本畫龍

身本，錢塘人，因不知身所自出，故以身為姓，而名本。博雅工詩，善繪事，畫龍尤奇，其染雲，非一年不可。李衛為浙閩總督時，招之，不見，以大案入其名，械至閩。李問曰：「先生亦至此乎？來何晚！」遂開釋，款禮之。閱一載，為畫一龍焉。

身一生止畫五龍，家傳二；入閩時，司獄某待之善，贈一；有陝西富平董清江名志敬者，遊其門下，得一。清江好遊山水，高雅絕俗，工詩，亦善繪，每遊，必以身之龍自隨。一日，至長安，長安有名手某者，邀至家，看其得意之畫，累看無可否，最後出所畫龍，董視之，亦不言。某頃曰：「此龍亦不當意耶？」董曰：「君之龍，葉公龍也。吾有身先生所畫龍，乃真龍，今在行篋。然吾迫欲行，公亦不能久視，烹茶一大甌，懸軸，待吾飲盡，即卷之而去矣。」遂令釘卷釘，開篋，展未半，同坐者驚，某大叫，贊不容口。董持茶盃謂之曰：「公之龍，其身匾，身之龍，其身圓，殆欲飛去矣。」飲茶畢，遂卷之而去。

年允恭畫枇杷

年允恭侍郎希堯，為羹堯兄，工繪事。嘗為青巖和尚畫枇杷一枝、鸚鵡四，枇杷以石綠為葉，白粉為果，赭染其半，一鸚鵡立於枝上，向下而鳴，三鸚鵡相鬪，攪成一團，生動潤潔。

黃瘦瓢為閩之老畫師

黃慎，號瘦瓢，閩之老畫師也。幼讀父書，長侍母，無以為生，遂學畫。母含淚語曰：「兒為是，良非不得已。然吾聞此事，非薰習詩書，有士夫氣韻，則成畫工耳。」慎聞言，乃愈益自愛。方□八九歲時，寄居蕭寺，以畫為畫，夜無所得燭，從佛燈光隙讀

書，母聞之喜，時雖年少，與遊者多聞人。慎復工詩，善草書。出游豫章，歷吳、越、維揚，人爭客之，得其片縑尺楮者，皆奉為環寶。母垂老，不欲遠離，乃偕以來，時雍正丁未也。庚戌，始歸閩。

惲清於善寫生畫

惲冰，字清於，鍾嶺之女，南田族元孫女，世或誤為南田女者，非也。冰寫生，芋眠蘊藉，用粉精絕，迎日花朵，俱有光。作已，輒題小詩。乾隆初，尹文端公繼善曾以進呈孝聖后，高宗見而賞之，題詩嘉獎，聲譽大起。夫為毛鴻調，不應舉，築小樓，伉儷居之，以吟詩作畫老焉。臨川李穆堂侍郎絳贈詩二首云：「黃筌妙筆吟花鳥，不用徐熙落墨花。忽地展圖識佳製，寫生生氣更橫斜。」「畫家今日重南田，閩秀猶誇得祖傳。共道花王勝姚魏，沉香亭畔最嬋娟。」

馬江香授人以畫之指法

馬江香，名荃，常熟人，畫師扶曦之女也。習於庭訓，乃亦善畫。早寡，以苦節聞。晚歲名益高，四方以縑素兼金求畫者，幾無月無之。常蓄婢數人，悉令調鉛殺粉。而常熟多貴游士女，皆求授指法。時惲清於畫以沒骨名，而江香以勾染名，江南人謂之雙絕。

李蘭齋賣畫

李子隆，字蘭齋，乾隆初之芷江人。耽筆墨，喜畫拐仙，山水、翎毛猶其餘事。家故貧，口不言錢，囊空，即灑墨數幅，命小童攜至街頭賣之。嘗自誦唐伯虎詩云：「閒來寫幅丹青賣，不用人間作鑿錢。」

趙難涸寫竹石

趙泉，字難涸，乾隆初之當塗老明經也。家貧，年七□，三子相繼夭，一孫病瘵。生平博學工詩，寫竹石，疏宕有奇氣。市人弗喜，或乘其窮，擲錙銖而草芥拾之，輒拳拳刺天而歎曰：「嗟夫！奈何貴米顛、富倪迂而坑趙泉哉？」時或酒後激昂，裂紙界火，罵錢奴為豕蟲，叱腐儒為溷鼠。喜之者輒苦其狂，而難涸亦不屑也。

吳身三善貌人

無錫吳省曾，字身三，善貌人。行篋中畫稿如梵夾，皆乾隆時之士大夫也，袁子才嘗見而搨之。不相識則已，有相識者，紙上可呼其人。嘗為子才作《隨園雅集圖》，圖中人最老者為沈文愨公德潛，年九□餘，最少者為陳熙，年□七，隨其老少，聲咳宛然。其用筆如勇將追敵，不獲不休，又如神巫招亡，專攝魂魄，踔絕之能，生與性俱。弟子數□，皆莫能及。為人樸而靜，短小，面多癭，鄉音喃喃，不伐其技，人多昵之。

劉以賢畫僵尸

杭州劉以賢善寫真，其鄰有一子一父而居室者，父死，子外出買棺，囑鄰人代延以賢，為父傳形。以賢入其室，虛無人焉，意尸必在樓，乃躡梯以登。就牀坐，抽筆欲畫，尸忽蹶然起。以賢知為走尸，不動，尸亦不動，但閉目張口，翕翕然眉撐肉皺而已。以賢念身走則尸必追，不如竟畫。乃取筆申紙，依尸樣描摹，臂動指運，尸亦如之。以賢大呼，無應者。俄而子上樓，見尸起，驚仆。又一鄰人上樓，亦驚而墮樓。以賢大窘，強忍待之。俄而昇棺者來，以賢徐憶尸畏帚，乃呼曰：「汝等持帚來。」昇棺者心知有走尸之事，持帚上樓，拂之倒，乃取薑湯灌醒仆者，而納尸入棺。

羅兩峰畫鬼趣圖

揚州羅兩峰布衣聘為杭州金壽門弟子，能畫，尤工梅。生有異稟，目見鬼物，久之，成《鬼趣圖》，殊形異狀，宛然吳道子《地獄變相》，又如讀《五王》、《樓炭經》也。其寫大阿羅漢及摩訶薩各像，足與崔青蚓、陳章侯相上下。

重寧寺為高宗祝釐地，其壁有畫，為兩峰所續，蓋兩淮齋商出數百金延其所作者也。

邊壽民畫蘆雁

邊壽民，字頤公，淮安人，善潑墨寫蘆雁，有聲於江淮。嘗語其友人王孟亭曰：「我以畫為活，今年六□，老將至矣。為置一篋，外圓內方，虛其腹，封而竅之，及吾手能為時，得佳者，入竅而實之，以備吾老，名奔篋。」孟亭為文記之。

僧靜峰善畫

滬城鐸庵僧漏雲，號靜峰，漢軍人，大將軍年羹孫也。乾隆時，自浙西飛錫來此。在庵，與客談畫，不涉時事。善畫禽魚、花卉，有徐熙筆意，山水清微淡遠，自成一家。間作詩詞，亦無俗韻。居四□年，始他去。

奚鐵生畫為逸品

奚鐵生，名岡。善畫山水，出入元四家，多水墨，清越秀潤，為逸品。間作寫意花卉，亦秀絕。詩畫俱清曠。性高而僻。嘗自定潤格，榜於門，索畫者如其價，以金及絹素投之，為籍記次歲月先後以為之。求者益眾，積三五年不畫，亦不啟緘也。後自造紙，曰古雪齋紙，畫煙，潤墨如溼，易退，晚年非此不畫也。

周庶常凱嘗以畫求見，屬人先容，見於其齋，曰冬花龕。身短髮禿，微有髭，面醜黃如瓜。當窗置大几，羅列書畫，自製一高足椅以就几。至則拱手為禮復踞椅坐。與論畫理，評周之畫曰：「士夫氣太重。」周因曰：「先生所造紙易退，不為五百年後計乎？」笑曰：「宋元畫絕少，所存者名耳，余懼無以厭名也。」語畢，送出齋，即返。周心懟之，人曰：「以君庶常能畫，有加禮矣。平日客至，固不迎送也。」

奚鐵生閉門作畫

奚鐵生作畫，有時閉門，居一室，寢饋以之，雖家人不得見，但聞瑟瑟磨墨聲。畫不愜意，即於紙背臨古人書，易他紙重續之。竟一月，乃出，謂家人曰：「足飽爾等兩月飯矣。」遂出遊。所交梁山舟學士及汪、孫、許諸收藏家，至則掃榻以待，取古人書畫為之審定題跋，或游湖山，賦詩自娛，興盡始返。

周松泉私仿奚鐵生畫

周乾，號松泉，錢塘布衣。私仿奚鐵生畫，奚見之，不能辨，曰：「何不自署款？」曰：「署丈名，多得錢。」奚遂教之，自是名益著。嘗於齋壁畫《松泉圖》，多人題詠。

金冬心畫梅竹

錢塘金農畫梅竹，蒼勁絕俗，長幅矮卷，日可竟□數。晚又畫佛。有見其畫竹之自題曰：「凌霜雪，節獨完。我與君，共歲寒。」農，字冬心。

童二樹畫梅

山陰童二樹布衣鈺善畫梅，畫成，輒題一詩，詩亦佳，故有「萬樹梅花萬首詩」之句，可稱二絕。

童二樹畫貓

童二樹善畫墨貓而不輕繪，蓋二樹迷信甚重，必於端午午時始畫，謂此時所畫可辟鼠也。

王梅卿畫梅

長洲陳竹士繼室王梅卿。山陰人，工詩善繪，臥室懸一聯，曰：「幾生修得到，何可一日無。」竹士前室金織織有《瘦吟樓詩》，尚未付梓，梅卿乃並其自著《問花樓集》，同時印行。梅卿曾畫錦葵石榴一篋，點染秀澹，而畫梅尤多。後擬繪士女百幅，尚未就，而病，尋即逝矣。

蕭尺木畫山水人物

蕪湖蕭雲從，字尺木，工畫山水、人物，具有北宋人遺軌。閉門著述，品格亦高峻。乾隆甲午，四庫全書館進尺木所畫《離騷圖》，高宗命館臣為補《天問》以下，蓋尺木所未圖也。又題其山水長卷詩云：「四庫呈覽《離騷圖》，始識雲從其人也。群稱國

初善畫人，二王【翬、原祁】惲【壽平】黃【鼎】伯仲者。二王惲黃手多，石渠所藏屢吟把。蕭則石渠無一藏，侍臣因獻其所寫。」詩凡二□六句。

自尺木畫邀宸賞，江南大吏好事者遂訪其蕭家巷老屋，遺址猶存。其所著《易存》、《杜律細》若干卷，亦收《四庫》存目中，惜後人僅一擔水夫，老病不足自活。

湯鵬採鐵作畫

蕪湖鐵工湯鵬，能採鐵作畫，朱竹君詩所謂「近來剛要柔能化，別樣枝頭壁上春」也。凡花竹、蟲鳥、山水屏幛，曲盡生致。其巨幅，必積歲月始成，世不多見，見者皆徑尺小景。好事者爭購之，範以木，懸諸壁，或合四面以成一鏡，亦名鐵鏡。每幅輒直數金，且不易得。湯既歿，他工間仿為之，終不能逮，蓋鑪錘之巧，前後所無也。

張董世以繪畫供奉內廷

乾隆丙寅，聖駕巡幸五臺山，迴鑾至鎮海寺，積雪在林，天然畫意，因命侍臣張閣學若靄寫之為圖。及庚午，又命若靄兄閣學若澄圖鎮海寺雪景，御筆題詩其上，有「傳語示其弟，堅賴蹤可師」之句。辛巳西巡，嘗命尚書董文恪公邦達即景圖繪雪山。越□餘年，文恪子文恭公誥隨扈，復奉旨寫雪山圖進呈，上補題文恪畫云：「辛巳西巡攜侍臣，雪山即景寫嶙峋。今來積玉仍千嶂，圖上之人作古人。」又題文恭進冊云：「枚氏臯隨蹕，雪山因命圖。霽情宛可挹，家法未全殊。」

鄭板橋畫石

八大山人弟子萬，能畫一筆石，而石之凹凸淺深，曲折肥瘦，無不畢具。鄭板橋嘗學之，一晨得□二幅。蓋運筆之妙，在平時打點，閒中試弄，非率意為也。石中亦須作數筆皴，或在石頭，或在石腰，或在石足。

傅凱亭工指畫

傅雯，字凱亭，閩陽布衣。工指畫，取法於高且園侍郎。鄭板橋嘗為作詩云：「長作諸王座上賓，依然委巷一窮民。年年賣畫春風冷，凍手胭脂染不勻。」

京師廣安門內慈仁寺，乃古雙松寺遺址，明代改建者也。其廂懸《勝果妙因圖》，乾隆丙午夏，凱亭奉敕以指繪之。圖中諸佛及羅漢像最小者，猶與人相等。屋凡三楹，圖之廣狹稱是。

蘇廷煜工指畫

吳郡蘇廷煜，乾隆時人。工指畫，每以巨擘為大筆，食指、中指為中筆，無名、小指為細筆，相其機宜，運以神氣，高古之致，超出恆蹊。

諸某指畫漁翁圖

吳人諸某，以指蘸水墨，作《漁翁圖》，鬚眉蒼古，真有江湖散人趣。而濃柳垂陰，微波生浪，釣竿漁具，草笠煙蓑，色色精巧。使俗手為之，恐鼠鬚細筆，未必若此生動也。

羅雪谷指畫

羊城羅雪谷能作指畫，惟作畫時，須於指甲中藏棉花少許。

張水屋畫簡而又簡

山右張水屋能畫，牧通州時，榜楹聯於門曰：「楊柳江城臨畫稿，梅花官閣寄詩魂。」風趣可想。改七菴嘗云：「水屋畫簡而又簡，似查梅壑。」張船山送其之任簡州詩云：「驢背逢人笑不休，到無蟹處作監州。憑君畫盡奇山水，莫負天教數外游。」

三朱畫詩龕圖

法時帆祭酒式善有《詩龕圖》，三朱所作也。三朱者，一青上，一素人，一野雲。青上續太湖石，竹樹、亭榭乃素人、野雲所分寫也。

□六畫人

乾、嘉承平之際，風雅鼎盛，士大夫文酒之暇，嫻習畫事，時一為之。法時帆嘗作□六畫人歌，曰朱鶴年野雲，曰湯汾盼兩生，曰朱文新滌齋，曰楊湛思琴山，曰吳大翼雲海，曰屠倬琴塢，曰馬履泰秋藥，曰顧純南雅，曰盛惇大甫山，曰孟觀乙麗堂，曰姚元之伯昂，曰李秉銓薈甫、秉綏芸甫兄弟，曰陳鏞綠晴，曰張問陶船山，曰陳均受笙。

沈海籌工畫

沈鶴齡，字海籌，德清新市鎮人。以慕張騫乘查入斗牛事，故自號銀查子。幼不慧，日讀書三四行，引喉咿唔，頸面盡赤，及掩卷，卒不能誦一字。惟好以片紙置書下，作繪事，貽同塾兒。畫人，人肖，畫蟲鳥，蟲鳥肖。師見之，威以夏楚，弗止也。後移家杭州，悅寫貌者陳蒼霖，遂往受業。陳擅名久，初以為尋常弟子耳，已而漸奇之。既卒業，不敢自炫鬻，曰：「奈何奪吾師衣食耶！」間為戚友所矚，始一為之。尤善臨摹古人仙佛鬼、士女及龍虎、鸞鶴之屬，氣韻骨法，落筆成真。或自出機軸，亦深得古人妙意。以是出藍之譽日起，益愀然不自安，去游嘉禾、姑蘇間。所至輒爭致，然不受迫促，一圖或數年不成。有欲速就者，給之去，閉深齋中，扃其外戶，焚香滄茗，飲饌惟所欲，多陳列名畫佳硯，其摩挲贊歎者，即奉為潤筆資，然後伺問語之。初甚艱然，既知不可出，遂留二三日，為成之而去。惟好游，稅駕之地，必窮極佳勝。衣履喜奇古，不久即棄去，更為之，故所得輒緣手盡，至老不治生產。

有金陵富人某，挾萬金至新市買絲，耳其名，因所主者延之往，儀節頗闊略，設飯，又不具賓主禮，大怒，推案而起曰：「來，來，爾貌不敵一駿驢，顧欲畫工我耶？」又讓所主者曰：「君誤我，令筆墨數□日臭。」遂袖所畫紙，趨出。明日，富人款門謝，禮益恭，卒不顧。居間者請以多金畢繪事，笑曰：「吾安用此儻來物！雖然，留之，祇穢吾屋，姑取而頭往，身不可得也。」富人雖媿怒，卒不敢出一語，遂巡持所畫紙去，以是益厭為人畫。

乾隆甲辰，其族弟赤然令直隸之南宮，海籌欣然攜琴硯而北，時別六七年矣。洗塵掃榻，相對極歡。每飯罷，出囊中硯材磨琢之，或鼓琴一曲，翛然自遠。間為赤然佐理瑣事，事亦竟辦。會有以海籌名聞上游及鄰郡縣者，咸致書赤然，俾勸駕。海籌曰：「一富兒尚辱我，況青油幕下面孔耶！」竟不往。赤然尋移宰豐潤，豐潤饒山水，海籌時跨款段出游，遇幽奧險峻處，輒捫而登，東望遼海，西顧田盤諸山，竟日忘返。又數往京師，詣小市，覓古畫硯，亦時有所得。庚戌，赤然自大城引疾還，買屋新市，兩家相距數□武，朝夕過從，不異疇曩，語及北游，尚悠然神往。有勸其重理舊業者，曰：「少壯尚不堪，況已髮蒼蒼而視茫茫乎！」丙辰秋，右體忽不仁，臥牀久，性益卞急，時欲引刀自刺，曰：「方恨不能乘查泛天河，乃使我至此極耶！」竟鬱鬱死，時嘉慶丁巳六月八日也。

湯貞愍工畫梅

武進湯貞愍公貽汾以畫梅名，而山水尤靜細，書卷之氣盎然。家藏《紅豆村莊填詞圖》便面，貞愍自題云：「潦倒詞場六□秋，自拋紅豆種離愁。村扉一出人爭識，翠板紅牙拜白頭。」

閔貞，南昌人。幼失父母，長以能畫名，尤善寫真。然為他人寫，即肖，追寫其父母，輒不似。執藝三□年，常以自恨。一日薄暮，就肆浴，有浴者偃僂聲效，酷類其父，匆匆未暇訊姓名，忽不見，時時就浴肆跡之。閱年餘，遇諸道，一農丈人也。強與啜而飯，極歡，貌之，以示素識其父者，皆太息以為絕肖。貞憶為兒時搏泥，被母呵而走，反擲所搏泥，泥跳塗母面，貞驚蹙，奉母面，亟拭之，母面目猶約略可記憶也。偶有一嫗來乞漿，貞詫曰：「是矣。」致之樓而寫之，與父像並懸室中，朝夕饋食以為常，因自為《奉饌圖》。

顏朗如以洋布作畫

古畫多用絹，宋以後始兼用紙，明人又繼以綾，皆取其易助神采。蘇州葉調生偶以洋布極細密者，索顏朗如作墨山水。朗如言其質較絹稍澀，視宣紙則和潤，頗能發筆墨之趣，而氣韻又覺醇雅。同人咸以為新奇可喜，作詩詠之。程序伯云：「山林宜布素，盡洗華縟姿。莫嫌韞材費，煙汗得所施。頗聞波弋國，香荃成幾絲。金壺助餘馥，墨瀟含清滋。從此刻溪藤，賤作拭案資。晚窗喜展對，絡緯啼涼颼。」印印川云：「宋細唐麗辨入微，幾勞織女弄梭機。誰將卉服齊東絹，詠畫林看列布衣。」俞駿岳亦曾為調生以洋布作山水立幅，調與筆墨相宜，語同朗如。一時妙手如貝六泉點、沈竹賓焯率喜作布本畫，蓋皆自調生一幀開其先也。

姚伯昂畫貓

姚伯昂副憲元之曾養一黑貓，形如虎，甚愛之，且親為繪之於軸。劉少塗曾於其京邸中見之，覺神氣如生，副憲固精於繪事也。

李築夫畫筆濃密

嘉、道間，李築夫巖以畫名。初為漆工，綵繪棟宇，人物花鳥，厥狀惟肖，故得值恆倍常工。既而悔曰：「瘁我心力，僅得一日之飽，徒供僮父玩賞，烏能傳名不朽耶？吾指自有所托。」遂改習繪事，用筆濃密，名噪一時。

金雲門畫佛像

山陰女士金雲門，名禮羸，秀水王仲瞿繼妻也。通文史，尤善畫。其畫人物，逼似劉松年、趙千里、仇實父諸家，故嘉、道之間，海內稱女士畫為大宗。所畫佛像尤多，傳世者有《西王母降集靈臺》《班婕妤辭筆》《唐昌觀女仙觀玉蕊花》《吳彩鸞寫韻》《江采蘋作樓東賦》《周娥皇邀醉舞》諸圖，而《建安七子圖》尤著。

鮑阿滾續像

道光時，吳下有鮑某者，善追寫人家祖父像，一一惟肖。將落筆時，輒就地作蜩螂轉丸勢，時人呼為鮑阿滾。

梁儕石畫得生趣

順德梁元紳，字儕石。善畫，有蒼氣，無媚骨，如其人。試童子，屢北。年四□後，始決棄舉業，欲專以畫名於世，乃漸出以秀潤，晚更得生趣，皴法喜擬董文敏，而淡水遙山，更超妙。間倣黃鶴山樵，萬毛攢湊中，溼翠欲滴，論者詫為神似，然不可多得。所作小景，尤得倪高士意。疏楊枯竹，秋氣蕭然。又與黎二樵同癖。二樵以韻勝，儕石以骨勝，則兩不相掩焉。遠近索畫者踵相接，得其尺幅，珍秘之。

儕石每遇得意畫，輒自為韻語題其上，書法尤深入黃文節堂奧，故時人號之曰三絕，不獨以得其畫為喜也。

儕石嘗謂人曰：「近世畫人稍壓俚耳，即自高聲價，潤筆之多寡，視紙幅大小為差，阿堵不至，雖至好，猶袖紙以還。錢至矣，紙收矣，或三四返，五六返，僅乃得之。其間之失而補，補而又失此紙者，不知凡幾。予聞昔之人卻錢幣，不肯畫，畫復自燬，有之矣，未聞一行以市道，曾不親疏別若今日者。夫謂之市，則不得問所從來，卑役，吾兄之；商賈，吾先生之。甚或取以糊其門，圍其榻，踐蹋棄之，誰之過哉？予家貧，既不能概屏錢幣，稱高尚，而來索者卒未嘗錙銖較，有所酬，無不立應。然計終歲所入，實足備薪水而有餘，向平婚嫁亦資此。故寒士之廬，惟予畫可張，他不能致也。」

華秋岳賣畫

道光時，華秋岳岳在京賣畫，顧知者鮮。一日，有人以名人字畫求售，視之，無佳品，將返之，瞥見包畫之紙亦為畫殘，似甚佳，異而視，即己之畫也。華恨歎萬狀，遂浩然出都。

費曉樓畫仕女

烏程費曉樓，名丹旭，工畫仕女。初甚貧，在杭州城隍山設攤售畫，偶為湯貞愍所見，審非凡品。時某家方鼎盛，主人某好賓客，四方名俊，輻輳其門。湯因言費必能成名家，盍有以裁成之。某即延費至其家，月奉金若干。某家富圖籍，因得縱觀古名畫，晝日益工，某家又為延譽，於是費畫名著東南諸省。又以閒暇習為詩詞，某氏後人為哀集之，曰《依舊草堂遺稿》。

郎蘇門畫蟹

安吉郎蘇門觀察葆辰畫蟹入神品，人皆寶貴之，稱為郎蟹。其自題詩亦多佳者，有七絕二首云：「秋來不減持螯興，願學東坡守戒難。聊借硯池無數墨，寫生且作放生看。」「橙黃橘綠稻花疏，盃酒雙螯小醉餘。若使季鷹知此味，秋來應不憶鱸魚。」

招子庸畫半蟹

南海招子庸工繪事，畫蟹最佳，儼有秋水稻芒郭索橫行之致。潤有定格，酬不及格者，為之繪半面蟹，自石罅中微露半體，神采宛然如生，見者皆歎為絕筆。

文宗畫馬

文宗善畫馬，同治朝，由醇賢親王恭摹上石，神采飛舞，雄駿中含肅穆之氣。

吳讓之鬻畫

儀徵吳讓之，名廷颺，又名熙載，蚤歲以畫負盛名。入酒肆，恆不給貲，率塗抹數紙以博一醉。咸豐庚申亂後，生計日蹙，一家□數口，恆空乏無藉。其婦不賢，時以家庭細故相勃谿，至賃僧廬鬻字以為活焉。

苗沛霖畫巨石

苗沛霖工畫，方為諸生時，嘗為人畫巨石一幀，題兩絕句於其上曰：「星精耿耿列三台，謫墮人間大可哀。知己縱邀顛米拜，摩挲終屈補天才。」「位置豪家白玉欄，終嫌格調太孤寒。何如飛去投榛莽，留與將軍作虎看。」

左恭人繪孤舟入蜀圖

四川曾吟村太僕以進士觀政農部，出守章江，深得士民心。曾文正公國藩治軍安慶，招致戎幕，以勞卒於軍。其室左恭人移柩回蜀，過叉魚灘，大風，幾覆舟，恭人撫棺長號，呼天泣血，風遽止，舟竟無恙。乃自繪《孤舟入蜀圖》，海內名公鉅卿多題詠之。

瑜皇貴妃畫山水

穆宗之瑜皇貴妃能畫山水，墨筆作蘭，自題小詩，署款曰懶夢山人。孝欽后訓政時，退居一室，圖書滿架，以畫自遣而已。

項維仁不輕作畫

永嘉項維仁善畫，嗜酒，性孤僻，不樂與人交。人屬以畫，輒大怒，或且申申詈不已。其畫無師法，每當大風雨，輒飲酒極醉，破笠赤腳，登屋後山絕頂，踳踳而遺，觀其岡巒之冥濛，雲樹之迷互，鼓掌狂叫。疾走歸，據案伸紙，奮筆直追，濡染淋漓，煙氣瀰漫。畫已，張壁間，復取斗酒賞之，且飲且注視。良久，忽大哭，立毀之，棄爐火中。他日風雨復然，卒不知其故也。

維仁平生不妄見人，溫州協守備錢大勇嗜酒，與之善者數年，終不敢乞一畫。一日，大雨，過維仁，維仁方據案畫，畫已，自起入取酒，大勇急卷畫懷之。維仁出，不得畫，知為大勇所匿，則笑曰：「君欲得吾畫，良苦，然未署款，當為補之。」大勇不許，曰：「得畫足矣，奚必署款。」又嘗具美扇，索名人書之，置維仁案而久不言。維仁顧扇美，信手作小樹數株，已見背面書，乃大怒，曰：「奈何以某書羅我！」盡塗其畫。大勇死，維仁益佻儻。有尚書督軍者，閱邊至溫州，語及維仁畫，兵備道立遣人召之。時方大雨，維仁破笠赤腳至，道降階相迎，與抗禮，維仁曰：「某，庶人耳，辱公厚召，故來，將奚役？」道以情告，陳百金几上，維仁直視曰：「某不知畫，即畫，豈用以媚大府者！」不謝，走出。道無如何，飾他人畫，署維仁名以獻，維仁畫終不可得。

楊景白畫羅漢

楊景白，名星燦，同治時人，自署偉頭陀，又稱不了頭陀。其畫專精於羅漢，美人，惟自恥以丹青覓利，囊有錢，即橐筆，雖

求者以百金丐尺幅，靳不應。生平嗜鴉片煙，必俟煙盡，始稍稍為人下筆。廣州佛照樓旅店所懸羅漢四小幀，乃其極貧困時，不得已館於佛照樓，主人日供鴨腿麵一碗，清膏一兩，楊感之，乃殫精竭慮，為此生平最得意之作也。

景白常獨居一室，終日不逾門限，几席有塵，亦略不拂拭。所臥煙榻，至留一人形，蓋除身所蔽外，四圍皆積塵垢也。每繪時，窒塞窗櫺，滿室黑暗，惟漏光如掌，就光中染翰，謂非此則不工，耗目力也。時欲作一羅漢，輒覃思數日，至遺精溺，自以為苦，故不多作。佛照樓下別有《楊貴妃教白鸚鵡念多心經圖》，美人櫻唇微綻，媚眼低垂，為且誦且聆之狀，神妙不可思議，亦景白所作也。

續畫中九友

吳梅村有《畫中九友歌》，評泊丹青，揚挖風雅，洵足為繪林增色。丹徒趙季梅中翰彥修用其韻，作《續九友歌》云：「剡溪侍郎荆關流，淋漓墨障煙雲浮。放筆天外烏紗投，西溪高隱夫何求。【醇士】雷州鑒賞珊瑚鉤，游心藝苑春復秋。上官白簡窮鏡鏤，金貂換酒百不憂。【鶴舟】髯翁三□游皇州，宣南畫史居上頭，驅染子墨萬象收。冷齋低首歲幾周，未寒先補山羊裘。【少甫】松圓後起追前修，疏篁古木摹丹邱。一僮一鶴隨扁舟，虞山茂苑長句留。【序伯】秋言大筆如戈矛，蒼松巨壑師馬劉，酒人八九來深樓，傳觴作畫心悠悠。【秋言】誼亭細楷如鍾繇，酒酣捉筆揩雙眸。煙霞落紙松風颯，元氣灑灑精神遒。【誼亭】叔明汪子工吟謳，收拾煙墨賦宦遊。勸耕原隰聞啼鳩，長宮穩跨折角牛。【叔明】鴛湖下筆煙景稠，花鳥更比林良幽。鞏金索畫來瀛洲，脫巾笑傲東諸侯。【子祥】阿弟生計無田疇，迂疏隱僻動見尤，撫印作畫驅窮愁。浮家江上閒於鷗，放頭爛醉萬慮休。【弟榮】」此外尚有《松陵畫友》詩二□四首，續八首。江浙畫手固多，而季梅搜羅不遺餘力，以視朱竹垞之《論畫絕句》，鄭板橋之《畫人詩》，其駭博不啻倍蓰矣。

孝欽后畫觀音像

孝欽后所畫宮體觀音像，軸長五尺六寸，絹本，像高二尺一寸，硃綠隱隱疊起，衣褶間描以金粉。像之上有梵文四字，於中鈐印一，文曰「慈禧御筆」。

孝欽后畫葡萄

孝欽后喜作畫，而不能工。畫蘭竹，寥寥數筆而已，然設色布格，必苦心經營。畫何種花，即搗何種花汁以為色。其得意者，莫若葡萄。蓋葡萄惟數大圈，隨手可成，藤蔓屈曲，如蛇如蚓，信筆所之，易於神似。或謂孝欽喜飲葡萄酒，因而推愛葡萄，暇必畫一紙以自遣也。

孝欽后畫有代筆

孝欽后萬幾之暇，輒畫扇及立幅以賜大臣，患不能給，乃覓代筆二人，一為歸安姚彥侍方伯之嫂，一為雲南繆中書嘉玉之妹。二人孀居也。月予三□金，然在內均有使費，恆患不給於用，某親王為設法津貼，又畫扇寄售廠肆，索潤資極昂，一筆至二金有奇。

嘉玉之妹名嘉蕙，字素筠。通書史，善篆隸書，尤工畫。歸陳氏，蚤孀。光緒己丑五月四日，奉特宣，入儲秀宮，供奉繪事。庚子西幸，隨駕至長安。孝欽每於政暇，召入寢宮，賜坐於地，閒論今古，內監皆稱為繆先生。當隨駕至秦時，有猶子留滯京師，姪婦年二□餘，攜以自隨，居孝欽寢宮東偏之小室，終日不得出戶。綜計素筠之參承禁闈，入陪清譙，出侍宸游，垂二□餘年。